

无尾大侠

第一章

命运开始捉弄他了，可他一点儿也没有预感到。

他的名字叫布克，是老鼠世界的一名普通公民，他同自己的家族一起居住在一座粮食仓库里。他们的生活虽然充满了惊险和曲折，但也有无穷的乐趣。布克喜欢自己的同胞，他和他们在一起时感到幸福，布克害怕孤独。

最近一段时间，仓库里戒备森严，到处是老鼠夹子和猫。

三天来，老鼠家族已经有五名成员遇难，大家再也不敢出去弄食物了。

库里的食物已经吃光了，老鼠们饿得四肢发软。

“我出去弄点儿吃的。”布克不甘心就这样饿死。

“太危险，听咱们的邻黑眼球说，全城都在灭鼠。”布克的哥哥说。黑眼球是居住在糖果店里的另一个老鼠家族的成员。

“咱们不能等死呀。我去给大家找些食物。”布克下了决心。

食物对大家的诱惑太大了，同胞们同意让布克去冒险。

天黑了，布克悄悄钻出洞，他溜到了仓库外边。仓库里布满了老鼠夹子，他不敢在仓库里找食物。

布克沿着一条他经常走的秘密小路来到街上，在一堆垃圾筒旁，他闻到了香味儿。

布克咽了一下口水，他躲在阴影里仔细观察垃圾四周，没有可疑的迹象。

布克摄手摄脚走到垃圾筒旁边，他看见一个脸盆旁边有一包油糊糊的纸，香味儿就是从纸包里发出的。

他在纸包旁停下来，认真地分析这是不是陷阱。纸包挺大，里边不可能是满满一包吃，如果有危险，肯定就藏在纸包里。布克判断。

他转身想走，香味儿又把他勾回来。他实在太饿了。布克决定冒一次险。

他一寸一寸地向纸包逼近，香味儿越来越浓，布克将手伸进纸包，就在这同时，纸包突然弹起来，布克明白中计了，他转身想跑，已经晚了。隐藏在纸包里的带网的夹子将布克生擒了。

从旁边的楼房里钻出一个人，他一边吹着口哨一边走到垃圾筒旁边，弯腰拾起老鼠夹子。

布克恐惧地盯着他。这人30多岁，个子很低，尽管穿着西装系着领带，布克还是感觉到他身上浸透着一股土气。

他和布克的眼光对视了两秒钟，冷笑了一声。布克打了个哆嗦，他的蓝领带给布克留下的印象很深，不知为什么。

蓝领带拎着老鼠夹子走进楼房，看样子是他们家，一个女人在看电视。

“又逮着一只。”蓝领带举起老鼠夹子。

“一共多少了？”女人问。

“你数数。”蓝领带说。

女人从沙发上站起来，打床底下拽出一个牛皮纸口袋，往地上一倒。

克布眼睛瞪圆了，他感到血往头上涌，全身冰凉。

从纸口袋里倒出了数百条老鼠尾巴！

“一五、一十、十五。……”女人用一根木棍数着。

“多少？”蓝领带问。

“加上刚捉的这只，一共 137 条。”女人说。

“一条卖五毛钱，就是。……”蓝领带心算。

“拿这个。”女人递给丈夫计算器。

噼哩啪啦一顿按。

“69 块！”蓝领带眉飞色舞。

“再抓两只，凑 70 整。”女人兴奋地说。

“也不知是哪个单位的领导先想出这交老鼠尾巴的主意的，真伟大！”蓝领带说。

“该给他提成。”女人说。

渐渐地，布克听明白了。现在全市在开展灭鼠运动，一些单位规定每位工作人员要交五条老鼠尾巴，以表明你消灭了五只老鼠。逾期不交，扣发奖金。可并不是人人都能抓住老鼠的，于是自由市场上就出现了卖老鼠尾巴的贩子。蓝领带就是老鼠尾巴贩子。

布克知道等待自己的是什么了。

“先把这只放进水池里淹死。”蓝领带吩咐女人。

“要是把老鼠都抓光了，咱们还怎么发老鼠财呀？”女人忽然想到了新问题。

“这。……”蓝领带也感到自己目光太浅。

“咱们别把它弄死，就把尾巴割下来，然后把它放了。”女人智商不低。

“真有你的！”蓝领带亲了女人一口。

“干吧。”女人递给丈夫剪刀。

蓝领带把布克从网子里拿出来，右手操纵剪刀夹住了布克的尾巴。

布克使劲儿扭动身体挣扎，只听“”咔嚓“”一声，布克疼得昏了过去。]

第二章

三者

布克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垃圾筒旁边，天已经蒙蒙亮了。

他动了一下身体，屁股上传出阵阵疼痛，布克感到腿发软，站不起来。

只要天一亮，布克就没命了，他很清楚这一点。布克想起了自己的同胞，他身上有了力量。

布克忍着疼痛站起来，朝自己的家走去。这段路显得真长呀。

他终于在天亮之前回到了家里。

看见布克回来了，同胞们围上来。

“弄到吃的了吗？”“外边风声怎么样？”“食物在洞外吗？”。“……”布克摇摇头，看见自己的同胞，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到亲切和踏实。

布克的哥哥发出了惊叫。

“布克，你的尾巴呢？”大家都挤到布克身后，看他秃秃的屁股。

“被人给剪了。……”布克委屈地说。

“剪了？你是怎么回来的？”布克的爸爸问。

“那人放了我。”布克抽泣起来。

“放了你？”妈妈大吃一惊。

人抓住老鼠还会放了？谁也不信。

老鼠们凑在一起小声嘀咕着。

“别是布克给人当了密探吧？”“人怎么会放他回来呢？太可疑了。”“秃尾巴老鼠，多给咱们家族丢人呀！”“咱们不能让他留在家里！”布克预感到不妙。

哥哥走过来，说：“我们家族不能收留没有尾巴的老鼠。”“怎么是收留？我本来就是这个家的成员呀。”布克慌了。

“你肯定同人有协议，要不人干吗放你回来？”爸爸严厉地质问儿子。

“真的没有！”布克申辩。

“从今天起，你不是我们家的成员了！”哥哥凶狠地甩过来一句话。

“不，我是！不！不！！”布克大声喊着，泪水蒙住了他的眼睛。

几只老鼠过来架起布克往外拖他。

“妈妈，别轰走我！”布克绝望地看着妈妈。他知道只要一出去，等待他的就是死亡。

“我不是你妈妈。”妈妈一扭头。

布克被拖出洞外，当他回身往洞里跑时，发现洞口的门已经堵住了。

仓库外边传来几声猫叫。

仓库里开始有人走动。

呆在这儿，用不了五分钟就会被人或猫发现。“”干脆死了好。“”布克想。

说来也怪，越是不容易活下去就越是想活下去。布克决定冒险出去投奔他的未婚妻家。

布克的未婚妻家是开饭馆的。她家居住在人类的一座饭馆里，于是也模仿着人的样子在老鼠世界开了家饭馆。布克的未婚妻叫点子，点子

的爸爸看中了布克家有吃不完的粮食，能给他的饭馆提供货源，于是就同布克的爸爸攀了这门亲事。

按照两家商定好的日子，再有一个月，布克和点子就要结婚了。

布克只有投奔点子家这一条路了。大白天去点子家，成功率极低。布克没别的办法。

布克绕过一个老鼠夹子，躲到粮袋后边，窥视门口。

门口人来人往，搬运工们推着小车往外运粮食。“走出去是不可能的。”布克想。

一辆小车停在布克身旁那堆粮袋边上，搬运工往车上装粮袋。

布克灵机一动，他钻到小车下边，抓住底盘上的一根钉子，身体紧贴在车底盘上。

车子来到库房外边，当经过一片草地时，布克松手落在草地上，小车过去后，布克借着草丛的掩护离开了仓库。

经过千难万险，布克终于来到了点子家。

“布克，大白天你怎么跑来了？”点子见到布克，吃了一惊。

“我。……”布克不知从何说起。

点子的父母从里屋出来。

“你的尾巴呢？”未来的丈母问。

布克抽泣着把丢掉尾巴的经过以及家里把他轰出来的事都说了。

“请你们收下我吧。”布克恳求道。

点子和父母对视了几秒钟。

“我的女儿不能嫁给没尾巴的老鼠！”“丈母娘”先开口了。

“对，太荒唐了！”“老丈人”紧跟。

“这。……”布克慌了，看着点子，“点子，你。……”点子白了布克一眼，转身进里屋去了，身后甩来一句话：“丑八怪！”“点子！点子！！”布克想追上去。

“站住，还往哪儿进？”点子的四个哥哥出马了。

布克恐惧地站住了。

“出去！”点子的大哥一字一句地说。

“我和点子的事？”布克心头还存着一线希望。

“吹了！”点子的二哥一挥手。

“除非你马上长出一条尾巴来。”“丈母娘”挖苦“女婿”。

布克不是壁虎，他长不出新尾巴。

“让我呆到晚上再出去行吗？”布克请求。

“不行！”大家异口同声。

布克被轰了出去。他走投无路了。

一个行人最先发现了布克，他大叫起来：“老鼠！老鼠！打老鼠呀！”

“在哪儿？老鼠在哪儿？”“在那儿！台阶旁边！”“打呀！”“堵住它的路！”“整条街上的人都加入了追打布克的队伍。人们喊叫着、奔跑着。

布克抱头鼠窜。他一会儿钻进售货车下边，一会儿躲进花坛，无论他藏到哪儿，都被人们轰出来。

布克的胆都被吓破了，他只感到天昏地转，日月无光，满眼是人，满耳是骂声。

包围圈渐渐形成了，布克无路可逃了。

布克的右方是一个小男孩，他手里拿着一把扫帚，布克硬着头皮朝小男孩跑过去，小男孩举起了扫帚。

就在一刹那间，男孩子同布克的目光接触了。布克眼中那绝望、乞求、恐惧的神色使男孩子心头一震，他一抬腿，放布克过去了。

布克来不及细想，他拚命跑进一条胡同，直跑到两腿抽筋，才一头倒在一堆砖头后边。

不到一天时间，布克的命运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就因为少了一条尾巴！布克恨那个割掉他尾巴的贩子，恨他的那些六亲不认的同胞，恨点子和她的家人。

布克决定复仇。

第三章

碎砖头里有半根胡萝卜，布克狼吞虎咽地吃了它，恢复了体力。

天黑后，布克从碎砖头堆里跑出来，他屁股上的伤口已经愈合了。

这天夜里是阴天，没有月亮和星星，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为布克的行动提供了方便。

布克经过一个院落时，听到有声音叫他。

“帮帮忙，救我出去行吗？”从院子里传出来的声音。

布克忙闪在一棵小树后边，探出头往院子里看。

一个铁笼子里关着一只灰兔子。

“救救我！”灰兔子朝布克这边喊。

布克判断这不是陷阱后，轻轻来到铁笼子旁。

“怎么回事？”布克问。

“这家的主人今天从野外把我抓来，明天早晨就要杀了我吃肉，求你帮忙放我出去。”灰兔子恳求道。

布克一眼看见兔子的尾巴几乎没有，他可怜起兔子来。

“行，我帮你。”布克答应了。

笼门是用铁丝栓上的。

布克弄不动铁丝，只得用牙咬。

灰兔子感动地看着。

笼门打开了。灰兔子“蹭”地一下就钻出笼子，其动作之敏捷，是布克在城里从那些家兔身上从未见过的。

“快跑！”灰兔子招呼布克。

布克跟着灰兔子跑到安全地带。

“谢谢你！”灰兔子感激地对布克说。

“没什么。”布克直喘气。

“哎，你的尾巴呢？”灰兔子惊讶了。

布克把一天来的遭遇讲给兔子听。

“那个割你尾巴的人真坏。你的老鼠同胞更坏，一点儿同情心也没有！”灰兔子忿忿不平地说。

“我要报仇！”布克斩钉截铁地说。

“我帮你！”灰兔子要报答布克。

“你？”布克一愣。

“你别小看我，我可比那些屁本事没有的家兔厉害多了。

再说，我们兔子在人间名声比你们好，咱们要是联合起来，还真能干大事呢！

“灰兔子智商不低。

布克的眼睛闪光了，他意识到自己同灰兔子联盟的意义了。

“行，干！”布克说。

“咱们先认识一下，我叫灰耳朵，你呢？”灰兔子说。

“我叫布克。”“咱们都没尾巴，说不定500年前是一家呢！”“真没准！”“从现在起，咱们就是无尾大侠。”“对，无尾大侠！”布克和灰耳朵结盟了，他们制订了复仇计划，第一个目标是布克的同胞。

第四章

布克和灰耳朵用了五天时间做准备工作。他们从商店里搞来了黑布条，在上边挖了两个窟窿，然后系在脸上，像真正的大侠。

灰耳朵又从木偶剧团找了几个木偶，有猫，有狗，有老鼠，他像戴头盔似的戴上其中的一个，装扮成猫、狗或老鼠，像极了。

一切准备就绪，复仇计划开始了。

这天夜里，灰耳朵装扮成狗，驮着布克出发了。布克全身披挂，骑在灰耳朵身上，威风凛凛。

他们大摇大摆走进仓库。

两只猫听见动静走过来。

“狗？”一只猫对另一只猫说。

猫怕狗，她们肃然起敬地冲狗致意。

“这么晚了，你们还不睡觉？”灰耳朵装着狗的声音说话。

“我们在值班，抓老鼠。”一只猫汇报。

“哪里有什么老鼠？自己折腾自己！你们都出去，我要在这儿玩一会儿。”灰耳朵说。

“这。……”两只猫对视了一下，她们觉得这狗走路和说话的样子都挺怪。还有狗身上的那个侠客，身上的气味儿对猫也挺有诱惑力。

“还不快滚！”布克大吼一声，拔出了宝剑 ---- 一把真正的袖珍宝剑，从工艺美术商店弄来的。

两只猫吓得逃出仓库。

布克指引灰耳朵来到老鼠洞跟前。

灰耳朵摘下套在头上的狗面具，换上老鼠面具，变成了一只大老鼠。

布克钻进自己的家。

“你是谁？干什么的？”布克的同胞们见进来一个蒙面大盗似的东西，马上进入临战状态。

“我是鼠王的大臣，特来传旨。”布克耀武扬威地按着宝剑说。

“鼠王！”大家一惊。一座城市只有一个鼠王，他们谁也没福晋见过鼠王。

“冒充的吧？”布克的哥哥提醒大家。

“鼠王就在你们门口！”布克宣布。

“啊？！”大家又吃一惊。

一只老鼠跑到洞口往外一看，真有一只硕大无比的老鼠！

“真是鼠王！”那只老鼠跑回来说。

鼠王驾到，老鼠们诚惶诚恐。

“还不快列队迎驾！”布克厉声喝道。

老鼠们排好队，可没人敢先出去，怕猫。

“出去呀！”布克说。

“外边。……有。……猫。……”布克的爸爸说。

“鼠王驾到，猫还敢逞凶吗？”布克捋捋胡子。

老鼠的心里踏实了，排着队钻出鼠洞。

布克的爸爸带头给鼠王跪下了，其他老鼠也都下跪。

“鼠王陛下大驾光临，我们全家不胜荣幸。”布克的哥哥说。

“ 嗯。 ” 鼠王点点头，开始训话。 “ 最近人间正在开展灭鼠运动，我们老鼠的处境非常危险。朕想出一个对策，能挽救老鼠家族。 ” 老鼠们喜形于色。

“ 每只老鼠都把尾巴割掉。 ” 鼠王说。

“ 啊-- ” 众鼠愣了。

“ 割尾巴？ ” 布克的妈妈以为听错了。

“ 对，割尾巴！人间现在收缴我们老鼠尾巴，只要把尾巴都交上去，他们就以为老鼠都被消灭了。 ” 鼠王说完转过身子， “ 你们看，朕的尾巴已经割掉了。 ” 众老鼠一看，真的，鼠王已经带头把尾巴割了。再一看蒙面大臣的屁股，也没了尾巴。

老鼠们你看我，我看你。他们想起了布克。

“ 所有老鼠都割尾巴？ ” 布克的爸爸不放心地问。

“ 当然。 ” 鼠王点头。

“ 怎么割？ ” 布克的妈妈问。

“ 用刀。 ” 鼠王冲布克点点头。

布克将一把刀扔到地上。

“ 不打麻药？ ” 布克的哥哥慌了。

“ 对。 ” 鼠王说。

“ 快割！ ” 布克下令。

“ 谁给我们割？ ” “ 互相割。 ” 布克说。

“ 这。…… ” 老鼠们为难了。

“ 按大小个排队，大个给小个割，最后一个再转过去给头一个割。 ” 鼠王想出办法。

老鼠们还在犹豫。

“ 快！ ” 鼠王发火了，他头在假面具里憋得难受。

老鼠们吓坏了，忙按高矮排成队。

布克把刀递给个子最高的爸爸。

布克的爸爸攥住了个头仅次于他的大儿子的尾巴，另一只手举起了刀。

布克的哥哥闭上眼睛，咬紧牙关。

手起刀落。尾巴断了。一声惨叫。

布克想起自己断尾后遭家人驱逐的情景。他的眼角发湿。

他恨自己的同胞，恨老鼠。

布克的哥哥忍着疼痛割掉了妈妈的尾巴，妈妈含泪断了女儿的尾巴--女儿素以尾巴漂亮而闻名于鼠界。

不到半小时，布克家的老鼠都没有尾巴了。

第五章

灰耳朵和布克的第二个目标是点子家。

这天深夜，点子家灯火辉煌。点子举行结婚典礼。点子的父母弄了个倒插门的女婿--居住在罐头食品厂的老鼠家族的公子。

来参加点子婚礼的老鼠络绎不绝。点子打扮得花枝招展地站在门口欢迎客人。

新郎满面春风地给客人递烟。点子的父母同亲家寒暄着。

此次能同居住在罐头食品厂的老鼠家族攀亲，对于点子家的餐馆来说，真是再好不过了。

“今后还得请亲家多多关照！”点子的爸爸说。

“责无旁贷，责无旁贷！”亲家母连连点头表示没问题。

“爸爸，来了位陌生客人要见您。”点子走过来对爸爸说。

“失陪了。”点子的爸爸冲亲家点点头，随女儿来到客厅。

化了装的布克站在客厅里。

“您是。……”点子的爸爸觉得这老鼠有些面熟。

“我是从外国来的老鼠，今天路过府上，正巧碰上公主结婚，特来祝贺。”布克说。

外国来的老鼠！还称点子是“公主”！

点子的爸爸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

“不过，我觉得。……”外国老鼠欲言又止。

“请直言。”点子的爸爸很想听外国老鼠的高见。

“凭公主的姿色，凭您的家产，这门亲事可有点儿亏呀！”布克惋惜地点点头。

“这。……”点子的爸爸不知外国老鼠什么意思。

“我有位朋友，他们家族住在一座综合食品厂里，知道吗，综合食品厂！什么食品都有。他们家垄断了整个食品厂的食品，他是该家族的第一个公子。要是你有意把她嫁给他，我可以帮你们搭桥。”布克绘声绘色。

“真的？！”点子的爸爸似信非信，他早就想同一家住在什么品都有的地方的老鼠家族攀亲，省得有了罐头没有粮食有了肉食少了水果，可他只有一个女儿呀。

“他就在外边，跟我一同来贵国旅游的。”布克说。

“那以后货怎么运到我这儿来呢？”点子的爸爸考虑周全。

“他们家的一个亲戚垄断着我国至贵国的国际航线，以后每天用飞机给你运货，你能天天卖外国货，保准生意兴隆”“你现在就带我去见女婿！”点子的爸爸拍板了。

布克带点子的爸爸来到外边的一棵大树下，见到了那只灰耳朵装的大老鼠。

“这么魁伟！”点子的爸爸脱口而出。

“人家吃得好呀！”布克加个注脚。

“他愿意吗？”点子的爸爸有点担心人家看不上自己又瘦又小的女儿。

“包在我身上！”布克走到外国巨鼠公子前小声说什么。

“他同意了！”布克告诉点子的爸爸。

点子的爸爸一蹦一尺多高。

“你快把家门拓宽，让新郎进屋呀！”布克提醒点子的爸爸。

点子的爸爸连忙跑回家。

他迅速把家人召集起来，宣布了自己的新决定。

家人一阵欢呼，他们要开外国风味儿的餐馆了。

点子的父母在儿子的保驾下，正式向亲家宣布退婚。

“这。……”亲家懵了。

“你的儿子太丑，配不上我女儿！”点子的妈妈说。

“可她没说过！她还一直夸他漂亮呢！”亲家母不干。

“他品质不好！”点子红着脸说。

“品质？品质好还叫老鼠吗？”亲家公急了，说出了诬蔑老鼠家族的话。

“什么，你个老不死的，敢骂老鼠！”点子的哥哥们一拥而上，把新郎和他的父母抬起来扔出了屋子。

客人们弄不清发生了什么事，都围过来看热闹。

与此同时，家门扩展了，足足能进一只猫。点子家顾不上安全了。

“迎新郎--”布克一声长音。

灰耳朵戴着大花进屋同点子见了面。

客人们都夸点子的爸爸好眼力。

布克注意到，点子看灰耳朵时眼睛中露出的深情劲儿，同和布克第一次见面时一样。布克还注意到，点子同刚才那位新郎吹灯拔蜡的表情同她和布克吹时也一样。

“入洞房--”点子的哥哥们生怕这门好亲事有变，连忙宣布新郎新娘入洞房。

灰耳朵和点子进了新房。

大家在外边喝酒聚餐。

突然从新房中传出点子的惨叫声。

客人们觉出不妙，纷纷站起来。

“没关系，没关系！正常的，正常的！”点子的妈妈告慰客人们。

不一会儿，新郎官从新房里出来了。

“岳父大人，我现在就回国给您运食品来！”新郎对点子的爸爸说。

“太好了，快去快回！”岳父满脸堆笑。

布克和灰耳朵扬长而去。

“点子怎么不出来？”客人们问。

“大概正在更衣，我进去看看。”点子的妈妈走进新房。

“妈呀--”点子的妈妈成年后第一次喊妈。

大家涌进新房。

点子被自己的尾巴捆在椅子上，尾巴被割下来了。点子的身体下边浸着血。

第六章

一个星期以来，老鼠世界乱了方寸。人类和猫类都未使老鼠世界这般混乱和恐怖。

一大一小两位无尾大侠在老鼠世界里神出鬼没，杀富济贫，手段出众，方法不重复，来无影去无踪，弄得老鼠们惶惶不可终日。

鼠王不断接到报告，说是两个歹徒冒充他行骗。鼠王发了无数个通缉令，可就是抓不到无尾大侠。到头来，鼠王收到了一封恐吓信，是无尾大使写的。信上说，如果鼠王再敢与他们作对，他们就要对鼠王下手了。

鼠王表面上神圣不可侵犯，其实色厉内荏，一封信就把他老人家吓住了，急忙悄悄地撤了通缉令。

无尾大侠更加有恃无恐了。

有点儿财产和地位的老鼠家族对无尾大侠怕得要死。

话说布克一家被无尾大侠断尾后，处境越来越遭。每当他们外出时，都要遭到同胞的嘲笑和戏弄。

“我受不了了，咱们得想办法！”一天，布克的哥哥说。

“只有大家都没了尾巴，才不会歧视咱们。”爸爸老奸巨滑。

“现在咱们就去割别的老鼠尾巴！”妈妈也忍无可忍了。

布克全家出动，洗劫了邻近的一家老鼠--把他们的尾巴都割了。

那家老鼠也不甘忍受这耻辱，又去割另一家的尾巴。

转眼间，老鼠世界里自相残杀起来，开展了互相割尾巴运动。

长着尾巴的老鼠不敢外出，否则随时有被无尾同胞断尾的危险。有的老鼠为了护尾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渐渐地，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无尾老鼠比有尾老鼠的数量多了，有尾老鼠处于劣势了。有尾老鼠们纷纷自行断尾。

蓝领带可发了大财，他四处收集鼠尾出售。全城的公民都知道蓝领带出售鼠尾，纷纷前来购买，以便回去交给上司完成任务，确保奖金数额不变。

上缴到市灭鼠委员会的老鼠尾巴堆成了山。经过电子计算机精确计算，老鼠尾巴的数量已同本市老鼠的数量完全吻合。也就是说，全城的老鼠都消灭了！

灭鼠委员会决定三天后召开庆祝大会，庆祝该城成为无鼠城！灭鼠委员会还邀请世界卫生组织的权威人士来参加大会。

粮食专家提出，既然老鼠没有了，就不应该让猫再浪费粮食。于是，全城又开始了铲猫活动。不到两天时间，全城的猫都被处决了。

老鼠们看到冤家猫都被人处死，兴奋得奔走相告。他们早知道断尾有这么大好处，早就断了。

在全城召开庆祝无鼠城大会的前一天晚上，每个老鼠家族都收到了一封无尾大侠写来的信，信上说，明天上午八点，全城的老鼠都去××地集合，若有不去者，后果自负。

老鼠们一看信的落款是无尾大侠，谁也不敢不去。第二天早晨，数万只老鼠来到指定地点集合。现在他们可以大摇大摆地出来了，再不用怕猫的袭击了。

庆祝无鼠城的大会在市中心广场举行，主席台上坐着国外来宾和各级首脑。

由于这是世界上第一座无鼠城，所以引起了全世界的兴趣，电视台向全球进行实况转播。

八点整，庆祝大会开始，乐队奏《灭鼠进行曲》。

正当市灭鼠委员会主席向来宾和市民汇报灭鼠经验时，只见会场上骚动起来。

“肃静，肃静！”大会主持人握着扩音话筒，像是要把话筒吃下去。

全场乱了。主席台上的人往下仔细一看，都呆了。

几万只没有尾巴的老鼠排着整齐的队形在一只巨鼠的率领下，浩浩荡荡地通过主席台前方。

“这。……”灭鼠委员会主席满脸通红，结结巴巴说不出话来。

主席台上的来宾们把眼泪都笑出来了。

“还不快抓住它们。”灭鼠主席冲着台下的人们喊。

没人行动。见到这么多无尾老鼠结队而行，人们害怕。

来宾们笑着说站起来离开了会常灭鼠主席这才知道自己受骗了。原来市民们是把老鼠尾巴割下来上交的。

灰耳朵率领众无尾鼠游行完毕后，同布克来到一个电话间。

灰耳朵爬上放电话的台子，拿起话筒。

“651774。”布克告诉灰耳朵灭鼠委员会的电话号码。

灰耳朵拨号。

通了。

“是灭鼠委员会吗？”灰耳朵问。

“对。”话筒里说。

“找灭鼠主席。”“我就是。”“向您报告一件事。”“说吧。”

“咱们城市专门有一个人割老鼠尾巴卖，他住在××区×楼×单元××号。

“真的？”“你们可以去他家查查，他还有不少老鼠尾巴呢！再说，不少市民知道他专卖鼠尾。”“啪！”对方把电话挂了。

“走，咱们去蓝领带家看热闹吧。”布克对灰耳朵说。

第七章

灭鼠主席向警察报了案。十分钟后，警车呼啸着开到了蓝领带家门口。

“你们。……走错了吧？”蓝领带开门一看是警察，慌了。

警察递给他搜查证。

蓝领带脸色白了。

警察从蓝领带家搜出几百条老鼠尾巴和大捆的钞票。

手铐将蓝领带的左右两手连在了一起。

“我没犯法！”蓝领带嚷起来。

“你破坏灭鼠运动！”灭鼠主席厉声喝道。他恨死这个蓝领带了，是这个鼠尾贩子使他当众出丑。

“带走！”警察一挥手。

蓝领带被押上了囚车。

灰耳朵和布克躲在楼门口的花坛里，开心极了。

法院判处蓝领带有期徒刑十年。蓝领带被投入监狱。

蓝领带来到监狱的第二天，灰耳朵和布克光临他的牢房。

“你好呀！”布克对蓝领带说。

蓝领带看看四周，没人呀。

“往下看。”布克提醒说。

蓝领带低头看见一只无尾老鼠和一只兔子。

“你还认识我吗？”布克问。

老鼠在人眼里都长得一个样，就像人在老鼠眼里也是长得一样。蓝领带认不出布克了。

“我就是你割掉尾巴后放走的第一只老鼠。”布克说。

蓝领带想起来了。

“你付出的代价不小埃”灰耳朵在一旁插话。

一只老鼠和一只兔子到牢房来看他，使蓝领带毛骨悚然。

布克既恨蓝领带又感谢蓝领带。是蓝领带使他离开了自己的家族。又是蓝领带使布克看到了自己的同胞的恶劣品质。

还有，如果没有蓝领带，布克也不会认识灰耳朵了，这一点，灰耳朵也感谢蓝领带。

“我吩咐我的同胞关照你。”布克对蓝领带说。

布克和灰耳朵给住在监狱的老鼠们下达了任务：每天没收监狱发给蓝领带的食物的三分之二。

每当监狱给蓝领带送饭时，几百只老鼠就来抢他的饭。蓝领带已经瘦得几乎可以从铁窗上的铁栏杆缝儿里钻出去了。

第八章

灭鼠委员会动员市民开展第二次灭鼠运动，这次灭鼠没有猫参加了，任务就全部落在了人的肩上。

有关部门规定，全城无论大人小孩限一星期内必须交全鼠（缺尾巴可以）一只，否则罚款三千元并将该市民所在单位命名为“最不卫生单位”。

市民们发疯一般地找老鼠。各研究机构在一夜之间研制出了“超声波捕鼠仪”、“速效灭鼠器”、“红外线探鼠洞机”、“全方位测鼠器”、“横向跟踪老鼠机”、“核动力多功能无污染集团探鼠表”等等。

布克不心疼自己的同胞。“他们要是心眼儿好，落不到这个下常”布克想。

“我想回家了。”一天，灰耳朵对布克说。他觉得城里闹得慌。再说，他也想家了。

“我跟你去。我也不想在城里了。”布克离不开灰耳朵了。

“太好了。”灰耳朵笑了，他也舍不得同布克分手。他是世界上第一只同老鼠交朋友的兔子。他很珍惜同布克的友情。

这天下午，灰耳朵和布克动身了。

他们走到一片小树林旁边时，看见一群十一二岁的男女孩子围着一个男孩子嚷嚷。

好奇心使布克停下来。

“咱们到近处看看。”布克对灰耳朵说。

他们悄悄接近那群孩子。

“咱们班就差你没交老鼠了，你想给咱们班脸上抹黑呀！”一个胖胖的男孩子用手指狠狠捅了一下中间那个男孩子的头。

“给全校抹黑！”一个女孩子尖着嗓子喊。

“快说，你为什么交？小傻瓜！”“你是不是和老鼠是亲戚”“瞧你那德性，连只老鼠都抓不住！”“。……”“。……”布克突然愣住了。那被围攻的男孩子正是上次在大街上救了他的男孩子！对，没错，是他！

男女孩子们开始动手了，他们往“小傻瓜”身上吐唾沫，抡起书包打他的头，还往他身上扬土。……“灰耳朵，那被打的孩子救过我。咱们得帮他！”布克急了。

“我把他们引走，你在这儿等我。”灰耳朵“蹭”地一下蹿过去，故意引起那帮孩子的注意。

“看，兔子！”一个男孩子先发现了。

“抓住它！”“追呀！”孩子们“呼啦”一下追灰耳朵去了。只剩下“小傻瓜”自己在原地抹眼泪。

“你还认识我吗？”布克来到“小傻瓜”身边。

“小傻瓜”吓了一跳，当他看清面前是只小老鼠时，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第一个念头是抓住它。

“你上次在大街上救了我，谢谢你。”布克感激地说。

“小傻瓜”认出来了，是上次他放走的那只老鼠！他惊讶地睁大了眼睛，抓老鼠的念头忘到九霄云外去了。

“是我的朋友灰耳朵把他们引走的。” 布克说。

“兔子是你的朋友？” “小傻瓜” 觉得好玩极了。

“是呀！就为了交不出老鼠，他们欺负你？” 布克不理解人之间也会互相欺负！

“嗯。” “小傻瓜” 眼睛又无神了。

“我帮助你！” 布克要报答救命之恩。

“你？” “小傻瓜” 不知道这么小的老鼠怎么帮他。

“我和灰耳朵去治治那帮孩子！” 布克咬牙切齿。

“治他们？怎么治？” “你别管了，我们自有办法。” 布克在转眼珠。

“小傻瓜” 忽然感到布克和他的同伙本事很大，他想象着一只老鼠和一只兔子治他的同学的情景，他背上直冒冷汗。

“你不能害他们！” “小傻瓜” 不同意。

“为什么？” 布克问。

“不好。” “小傻瓜” 只吐出两个字。

布克突然觉得自己看见了金子。

“再说，你就是治了他们。我还是交不出老鼠呀！” “小傻瓜” 愁眉苦脸地说。

“这倒是。” 布克想。

布克看着“小傻瓜”，他的脑子飞快地转着，他要想出一个好办法来帮助“小傻瓜”。

“你快走吧，一会儿他们回来该抓你了。” 男孩子提醒布克。

布克心里一动，他想出了办法。在一瞬间，布克觉得自己变成了金子。

“你把我交了吧。” 布克对男孩子说。

“什么？” 男孩子怀疑自己的耳朵。

“你把我交出去，他们就不欺负你了。” 布克一字一句地说。

“不！” “小傻瓜” 坚决不干。

“你必须交！” 布克往“小傻瓜”的书包里钻。

“小傻瓜” 躲着。

灰耳朵跑回来了。

“布克，咱们走吧！” 灰耳朵喊布克。

布克把自己的决定告诉了灰耳朵。

灰耳朵感到自己没白交布克这个朋友。

“我不干。” 男孩子还是不同意。

“灰耳朵，帮个忙，快把我弄死！” 布克对灰耳朵说。

“啊！” 灰耳朵愣了。

“只有这样，他才会把我交上去。” 布克说，“你要是朋友，就帮帮我。” “这--” 灰耳朵的心都快裂了，让他亲手杀死自己的朋友，目的再崇高他也下不了手。

“我怎么不是老鼠呀！” 灰耳朵撕着自己的耳朵。

“灰耳朵，多保重！” 布克深情地看了一眼朋友，一头撞在树干上，昏过去了。

灰耳朵站在原地没动，他好像变成了化石，世界似乎已经不存在了。

“小傻瓜”冲上去蹲下身子摇布克。

这时，同学们神不知鬼不觉地回来了，他们看见了“小傻瓜”手中的老鼠。

一位高个子男生冲上去抢走了布克。

“是我的喽！我表哥正没的交呢！”高个男生兴奋得手舞足蹈。

“噢--”“噢--”同学们跟着起哄。

“小傻瓜”发疯般地跑过去同高个男孩子抢布克，他的脸上布满了泪水。

高个男生推了“小傻瓜”一个跟头。同学们哈哈大笑。

灰耳朵看着这一切，他突然像老虎一样朝那高个男孩儿冲过去。

可惜他不是老虎。

在灰耳朵还没咬住男孩儿手腕的时候，就被他踢翻了身体。

当灰耳朵爬起来时，他看见自己处于包围圈的中心。四个男孩子的手中出现了弹弓枪。

灰耳朵小时候听爷爷说，万物都是上帝创造的。可上帝在创造同类动物时干嘛弄出这么大的差别来呢？灰耳朵看着眼前这些剑拔弩张的男女孩子和泪流满面的“小傻瓜”，看着高个男孩手中的布克，想起了布克的父母和点子。……“不管上帝创造什么动物，准都是用两副模子。”灰耳朵想。

包围圈在缩校弹弓枪上的皮筋拉长了。

雪兔

路路是一只黑兔。他恨自己的肤色。

森林里只有路路一只黑兔，白兔们不跟他玩，就因为他的肤色黑，路路从小就喜欢一只叫冉冉的白兔。冉冉性格温柔，走路的姿态特别好看。路路经常躲在大树后边看她。

有一天，路路在草丛里碰见了冉冉。

“你好。”路路心使劲跳。

“……”冉冉见是黑兔，没吭声。从小爸爸就告诉她，白兔比黑兔高贵。

路路给冉冉让开路。冉冉头也不回地走了。

路路连做梦都想把自己的肤色变成白色，不为别的，就为能同冉冉说几句话。可他清楚这是不可能的事。没有希望的生活是痛苦的。

冬天到了。一天夜里，天上皮皮鹅毛大雪，转眼间就把山林染白了。睡在草丛里的路路的身上挂满了雪花。清晨，路路惊喜地发现，自己变成了白兔。

路路兴奋极了，虽然他知道太阳一出来，身上的雪就会融化，但他只要能同冉冉说上几句话，他就满足了。路路祈祷太阳晚些出来。

路路小心翼翼地朝白兔居住的地方走去，他生怕抖落了身上的雪花。

上帝真会安排。路路没走多迟，就看见冉冉在两棵大树之间玩雪。

“你好。”路路说。

“你好！”冉冉见是一只白兔，友好地说。

“咱们一块玩行吗？”“路路谨慎地试探。”

“当然可以。”冉冉说，“我怎么没见过你？”“我。……我是从别的森林来的。”路路不得不撒谎。他认为自己是在撒真诚的谎，不坏。

冉冉和路路一边玩一边聊天。冉冉真喜欢路路，喜欢他的性格，喜欢他的幽默。

路路呢，更是感到甜美，他认识到自己并不比白兔差，这从冉冉兴奋的程度就能判断出来。

太阳终于无情地从山后露出了通红的脸庞，树枝上的雪花开始变成水珠坠落进泥土。

路路明白自己的真面目马上就要暴露了，他不愿破坏这美好的场面。

“再见了！”路路说。

“再玩一会儿不行吗？”冉冉央求。

“我还有事，以后来玩。”路路又说谎了。这回是神圣的谎。

“我等你。”冉冉依依不舍地说。

路路走了。

几天后，路路又碰见了冉冉。

“你好！”路路情不自禁地问。

“……”冉冉一看是黑兔，不理他。

路路心里感到凄凉。

从此，路路天天盼着下雪。可整整一个冬天再没下第二场雪。

后来路路听说，冉冉失踪了。有人说她去别的森林找一只叫路路的白兔，也有人说她在半路上遇到了狼的袭击。

路路恨那场大雪。

元元和比克

一、元元答应给比克吃的，他们交上了朋友。

元元是一只家兔，从小被主人关在铁笼子里饲养。铁笼子就是他的世界。

每天早晨，主人给元元送来食物。元元很感激主人，他不知怎样才能报答主人的恩情。

一天中午，元元正在笼子里睡午觉，他被一阵磨牙声吵醒了。

元元睁开眼睛一看，是一只老鼠在用牙齿磨笼子上的铁丝。

“你好！”老鼠见元元醒了，有礼貌地说。

“你好！”元元惊恐地看着眼前这个小东西，“你是谁？”“我叫比克。我知道你叫元元，咱们交个朋友吧！”比克热情地说。

“太好了。”元元正愁没人和他聊天呢。

“我和你妈妈是朋友。”比克意味深长地说。

“和我妈妈是朋友？你？这么小！”元元以为比自己体积小好多的比克岁数也比自己小呢。

“当然。我的岁数比你大好多呢。”比克自豪地捋捋胡子。

“我妈妈长什么样？她现在在哪儿？”元元急于想知道自己的身世。他不晓得自己还有妈妈。

“我肚子很饿，真难受。”比克望了一眼元元身旁的胡萝卜，“能给我吃点儿吗？”“当然可以。”元元把胡萝卜咬成碎块，递给比克。

比克大口大口吃着胡萝卜，看他的样子像是几年没吃饭了。

“可以告诉我了吗？”元元见比克吃饱了，问。

比克抹抹嘴，靠在铁笼子上，说：

“你妈妈长得很漂亮，全身雪白，从小也生活在这个铁笼子里。”元元深情地看看铁笼子，仿佛今天才感觉到它的意义。

“后来她生了你。再后来。”比克犹豫了，“再后来……”“再后来怎么样？”元元急不可待。

“再后来她被主人杀了。”比克还有点儿悲伤。

“杀了！”元元大吃一惊，“被我现在的主人？”比克点点头。

“你胡说！”元元怀疑地盯着比克，他不信天天给他送食物的善良的主人会杀他的妈妈。

“是真的。”比克看着元元的眼睛说。

元元不能不信。

“等你长大了，长胖了，主人也会杀你的。”比克平静地说。

元元只觉得脑袋嗡的一下，他恐惧极了。

“那。那我。怎么办？”元元觉得自己孤立无援。

“我帮助你！”比克拍拍胸脯。

“太。感谢你了。”元元看到比克，就像见到了自己的妈妈，他和妈妈交过朋友呀！

就这样，元元和比克交上了朋友。

二、元元听说笼子外边还有一个更大的世界。比克偷来钥匙，元元自由了。

比克每天中午都来和元元聊天。元元则把主人送给他的食物分给比克

吃。

“你住在哪儿？”一天，元元好奇地问比克。

“在院外边的一个洞里。”比克边吃边说。

“院外边？”元元感到新鲜。

“院外边可大了。”

“比笼子还大？”

“没法比。”比克有点儿可怜元元，活这么大，没出过笼子。

“都有什么？”元元问。

“有树林，有河流，有。”

“等等，什么叫树林？”

“树林就是由大树组成的。”

“等等，什么叫大树？”

“大树，大树就是大的树呗！”比克说不清。

元元感到茫然。

“这世界上，还有好多好多动物。大家都自由自在地生活着，像我这样，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就你被关在笼子里，不自由。”比克说。

“我想出去看看。”元元现在恨这些笼子上的铁丝了，它们束缚了他。

比克想了想，说：

“我试试，争取把你放出去，让你自由。”“真的？太谢谢你了。”元元打心眼儿里感激比克。元元清楚，比克放走他，就不能再从他这儿得到食物了。

第二天中午，比克开始他的计划。

主人午睡了。

比克悄悄地爬上床，找到了主人系在裤腰带上的钥匙。

这串钥匙很重，而且是别在腰带上的。比克费了很大劲，也拿不下来。

比克看见地上有一根细绳子，他捡起细绳，把一头拴在钥匙环上，另一头勒在自己肩上，拼命拉。

钥匙串脱离了腰带，比克从床上一头栽到床下，钥匙也掉到地上，发出声响。

主人翻了个身，又睡着了。

躲在床底下的比克拖着钥匙串来到铁笼子跟前。

“这么多钥匙，哪个是呀？”比克为难了。

天天看主人开门，元元对开自己的锁的钥匙有印象。

“你试试这把。”元元指给比克看。

比克一试，真开了！

笼门打开了，元元跳出笼子。

“跟我跑！”比克撒腿就往外跑。

元元兴奋地跟在比克身后跑出了院子。

三、元元感到这个世界充满了惊恐。他觉得还是笼子里的生活安定。外面的世界真大呀，阳光，河流，树林，道路。元元跟着比克尽情地奔跑。

他们来到一片草丛中。

“歇会儿。”比克坐在地上。

“真大呀！”元元抬头望着天空。

“祝贺你自由了！”比克真诚地说。

“谢谢你。”元元很感动。

忽然，比克的神情紧张起来。

“快跑，有人在打猎，正用枪瞄准你！”比克说完往草丛深处跑去。

元元以为比克是跟他开玩笑，只听“砰”的一声，一颗子弹擦着他的耳朵飞过去，打穿了一棵小树的树干。

元元撒腿就跑，身后还有脚步声追他。

也不知道跑了多远，脚步声没了，元元才喘着粗气坐在地上休息。

比克好像是从地底下钻出来藹的出现在元元面前。

“他。他们要干。干什么？”元元惊魂未定地问比克。

“打猎。用枪打动物。”

“真响。”

“你差点儿被打死。”

元元的脸惨白。

“再遇上几次，你就学机灵了。”比克说。

元元不想再遇到打猎的。在笼子里时，从来没有人冲他开枪。元元想。

“走，咱们到马路那边去玩。”比克建议。

元元的情绪已经受了影响，但他还是勉强跟着比克来到马路旁边。

“注意来往车辆，看我先过。”比克说完穿过马路。

元元刚走到马路中间，就听比克大喊：

“看车！”

元元扭头一看，一辆飞速行驶的卡车朝他身上压过来。元元腿软了，他瘫在路上。

一阵轰鸣铺天盖地压过元元的身体，元元断定自己已被这庞然大物压扁了。

汽车驶过元元后，刹车了。司机想来拾“战利品”。

比克冲到元元身边，提醒他：

“快跑，你没事，车轮没压着你！”

元元清醒过来，跟着比克仓惶逃窜。

司机在后边直跺脚。

比克和元元躲在一个土坡下边歇息。

“你多过几次马路就没事了。”比克安慰元元。

“我再也不过了。”元元想念笼子里的生活，那儿没有汽车从他身上压过去。

“在外边自由，但风险也大，这才叫生活。”比克教导元元。

“我要回去。我不喜欢外边。”元元说。

“回笼子去？”比克瞪大了眼睛，“主人早晚会杀你的！”“在外边早晚也得死。”元元说。

“都是死，可大不一样呀！”比克看着元元，“一个是束手待毙，一个是与死抗争。”“求你再把锁进笼子。”元元央求比克。

比克好像不认识元元似的看着他。

“看在我妈妈的面子上！”元元恳求。

比克没话说了。

“那就赶快回去。”比克站起来。

元元在比克的带领下，回到了他居住的院子门口。

“你主人已经起来了，你看，他发现你跑了，正站在笼子前边发呆呢！”比克往院里探头。

元元不顾一切地跑进院子，径直钻进笼子。

主人正为元元的“越狱”迷惑不解，是谁拿钥匙开的笼门？正在这时，他看见元元钻进了笼子，大喜，忙把笼门锁牢。

元元松了一口气，他终于从那个惊恐不安的世界回到了属于自己的世界。主人并未责怪他，而是给他送来了白菜心。

主人回屋了。

比克悄悄来到笼前，元元递给他白菜心。

“还是这儿好。”元元说。

比克叹了口气。

主人藏在窗户后边看见了这一切。他知道是谁偷了他的钥匙了。

第二天，主人将一付老鼠夹子放在元元的笼子前边，元元不知道这是干什么用的。

中午，比克按时来了。

“这是什么？”比克没见过老鼠夹子，他问元元。

“不知道。你看上面有颗东西。”元元说。

“是花生米。”比克看看说。

“好吃吗？”

“特香。”

“你帮我递过来好吗？我没吃过花生米。”凭本能，比克感到眼前的这架东西有些恐怖。可他想起元元给过他那么多食物，他愿意让元元尝尝新鲜。

当比克的手刚触到花生米时，夹子勃然大怒，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把比克死死夹住了。

比克在地上打着滚，他妄图摆脱夹子，但这一切都是徒劳的，夹子紧紧地卡住比克的脖子。

元元傻眼了。

主人从屋里走出来，捡起夹着比克的夹子，笑了。

比克最后从空中看了元元一眼，他断定是元元和主人共同设下的陷阱。

元元永远忘不了比克的眼光。他透过铁笼子，注视着支离破碎的天空。

元元又恢复了孤单寂寞的生活。他已经知道了等待自己的是什么。这样也好，他反而有了信念：活一天赚一天。

舒克和贝塔历险记

一、先向你介绍舒克。

舒克生在一个名声不好的家庭里。

“舒克，你都大了，可以自己出去找东西吃了。”一天，妈妈对小老鼠舒克说。

“真的吗？”舒克高兴了。从他生下来以后，就一直憋在洞里，从来没出去玩过。

“今天晚上，我带你出去，先认认路，以后你就可以自己去了。”妈妈一边说，一边磨牙。

舒克也学着妈妈的样子，磨磨牙。他很馋，爱吃好东西。

每次妈妈给他带回来好吃的，他都吃个没够。

夜里，舒克跟在妈妈身后出了洞。

“好大的屋子呀！”舒克惊叫道。

“小声点儿！”妈妈告诫舒克说。接着，妈妈告诉舒克，那是大立柜，那是写字台，那是床。舒克把眼睛都看花了，他觉得这个世界很有意思。

“这个柜子对咱们最有用，里面全是好吃的，叫食品柜。”妈妈把舒克带到一个不大的柜子跟前，“可它的门总是关着，得找机会才能进去。现在，咱们到写字台上面去，那里有一盘花生米。”一听说有花生米，舒克的口水都快流出来了，他跟着妈妈爬上了写字台。果然，桌子上有一盘香喷喷的花生米。

舒克和妈妈大吃起来。花生米真香啊！

“小偷！这么小就学偷东西！”黑暗里传来一个声音，吓了舒克一跳。

“偷吃人家的东西，真不要脸！”又是一声。

舒克借着月光一看，桌子上有一只小布狗，还有一只木头羊，刚才的话，就是他俩说的。

听人家管他叫“小偷”，舒克脸都红了。他看看妈妈，妈妈就像没听见一样，继续吃着。

“你吃饱了？”妈妈看见舒克不吃了，问。

“妈妈，咱们这叫偷吗？”舒克小声问。

“傻孩子，什么偷不偷的，咱们老鼠世代就是这样活下来的。别理他们，快吃吧，埃”舒克又吃了两颗花生米。他觉得，今天的不如以往的香。

第二天夜里，舒克自己出来找吃的了。他又来到写字台上，可那盘花生米不见了。舒克正准备下去，小布狗又喊起来：“没羞！没羞！小偷又来了！”“真是的，有什么样儿的妈妈就有什么样儿的儿子。”木头羊也跟着说。

还有好多舒克叫不出名的玩具也跟着哄叫。

“胡说！我妈妈说，我们不是小偷！”舒克要争这口气，他大声对布狗说。

“这些吃的东西是你劳动得来的吗？”小布狗问舒克。

“这。”舒克说不出话来了。

“不是你劳动换来的，就是偷！”木头羊耸耸鼻子。

“哼，你妈妈不但偷，还净搞坏，大立柜里的衣服就是被她咬坏的！”不知是谁说。

舒克愣住了。

“你出去打听打听，谁不知道你们老鼠是坏蛋！你敢大白天出去吗？人家

都说，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小布狗说。

舒克真没想到自己家的名声这么坏。他委屈极了，自己干吗生下来就是只老鼠呢！舒克哭了。

二、舒克开着直升飞机离开了家。他吃了有生以来最香的一顿饭。

舒克不愿意当小偷，他决定离开家，到外面去闯闯，用自己的劳动来换取食物。

舒克看中了床头柜上那架米黄色的电动直升飞机，它有一副红色的塑料螺旋桨，漂亮极了。舒克看见直升飞机在屋里飞过，真带劲儿！

这天清晨，窗户大开着，直升飞机静静地停在床头柜上。

舒克悄悄地来到直升飞机旁边，他趴在舱门上往里一看，塑料飞行员正好不在。这可真是个好机会。舒克轻轻地去开舱门，“可是。这也是偷吗？”他的手又缩了回来，想赶快离开。走出几步，又回头看一眼，玻璃罩的机舱，小座椅上的飞行服和飞行帽，那么诱人，舒克心里痒痒的，忍不住对自己说：“我先借一会儿，用完再还回来。借，不能算偷。”他钻进了飞机，这架直升飞机的机舱挺大，除了驾驶员坐的地方以外，后面还有两排椅子。

舒克想起了“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话，他决定化装一下，别让人家看出他是老鼠。

舒克忍着疼，把胡子都拔下来。他穿上飞行服，可尾巴放在哪儿呢？对了，就缠在腰里吧。舒克看见床头柜上有一筒牙膏，他跑过去打开盖，挤出许多来，涂在脸上。

一切都准备好了，舒克坐进驾驶舱，戴上飞行帽。

“现在我已经不是老鼠舒克了，是飞行员舒克。”舒克兴奋地想。他打开了发动机，红色的螺旋桨转了起来，越转越快，不一会儿，直升飞机就离开了床头柜。

舒克驾驶着直升飞机在屋里盘旋了一圈，还故意擦着写字台飞了过去，当看见小布狗他们认不出他时，得意极了。

小老鼠舒克，不，飞行员舒克驾驶着直升飞机，从打开的窗户飞出了屋子。

外面真大呀！到处是碧绿的田野，起伏的丘陵，还有宽阔的河流和美丽的花丛。舒克驾驶着直升飞机尽情地在天上飞呀飞呀，他高兴极了。

舒克觉得肚子有点儿饿，他决定去找点儿吃的。

舒克操纵着直升飞机下降高度，他把头探出飞机，注意着地面。

“救命呀！救命呀。”舒克忽然听到地上传来呼救声。

舒克一看，原来是一只蚂蚁掉进了水洼里，正在拼命挣扎。

舒克急忙将直升飞机开到了水洼上空，然后操纵飞机垂直下降。

“我来救你！”舒克把头探出飞机，大声喊。他将飞机悬在空中，离水面只有两寸远。可飞机上没有绳子呀，蚂蚁怎么上来呢？

眼看小蚂蚁不行了，舒克忽然想起了自己的尾巴。他急忙解开裤子，把尾巴从腰上解下来，打开飞机舱门，将尾巴伸向水面。

“你抓住绳子爬上来，快！”舒克大声喊。

小蚂蚁抓住舒克的尾巴，爬上了直升飞机。

舒克关上舱门，驾着直升飞机拉起了高度。

"谢谢你，谢谢你！"小蚂蚁一边擦身上的水，一边感动地说。
活这么大，舒克头一次听别人说谢谢他，他真有点儿激动了。

"你叫什么名字？"小蚂蚁问。

"我叫飞行员舒克。"舒克说。

"这架直升飞机真漂亮。"小蚂蚁打量着机舱说。他忽然看见了舒克的尾巴，"哟，你的绳子真像老鼠尾巴。" "啊，是吗？"舒克一惊，这才想起忘了将尾巴藏起来。他一边把尾巴往裤子里塞，一边说："直升飞机上的绳子都是这样的，有弹性。"小蚂蚁仔细地打量了舒克一下，笑了。

舒克真怕小蚂蚁认出他是老鼠来。看样子没有，要不，小蚂蚁肯定不会对他再笑了。

"你家在哪儿？我送你回家。"舒克说。

小蚂蚁把头贴在玻璃上，给舒克指路：

"就在那棵大树后面。对，再往前飞，冲过那个土堆。看见了吗？就是那个洞口。"直升飞机平稳地降落在蚂蚁洞旁边。

舒克给小蚂蚁打开舱门，小蚂蚁跳了下去。

舒克赶紧把尾巴缠在腰里。

不一会儿，小蚂蚁领着一大群蚂蚁走到飞机旁边。

"舒克，这是我们蚁王，她来谢你了。"

一听是蚁王，舒克赶紧从飞机上下来。

"谢谢你救了我的孩子！我能为你做点儿什么吗？"蚁王和蔼地问舒克。

"不用谢。"舒克心里美滋滋的，"我，我有点饿。" "快去拿最高级的食物。"蚁王命令。

很快，几百只蚂蚁抬着许多米饭粒、面包渣，放到舒克面前。舒克大吃起来。真怪，他觉得，这些东西比花生米还香！

"你们以后有什么事，就来找我帮忙，我经常在这一带飞。"舒克吃饱以后对蚁王说。

"我们也欢迎你经常来！"蚁王笑咪咪地回答。

"你可经常来呀！"小蚂蚁眼圈都红了。

舒克心里也挺酸，可他不敢哭，要是眼泪把牙膏冲掉了，人家认出他是老鼠来，谁还理他呀！

舒克钻进直升飞机，冲大家招招手，起飞了。

三、舒克的飞机多转了一个弯。

舒克开着直升飞机来到一片花丛上空，他看见许多蜜蜂在采蜜。

"今天的蜜真多，都运不回去了，怎么办呀？"一只蜜蜂对大家说。

"是呀，怎么办呀？"大家都很着急。

舒克把头探出窗外：

"我来帮你们运吧！"

蜜蜂们吓了一跳，抬头一看，是一架米黄色的大直升飞机悬在空中。

"你是谁？"

"我是飞行员舒克。"

蜜蜂们一看有飞机帮他们运蜜，高兴了。

直升飞机在花丛中着陆了，蜜蜂们把蜂蜜运进机舱。

"你自己送去吧，我们还得采蜜。我们家就在小河对岸那棵最高的树上。"
一只金翅膀蜜蜂说。

一只白翅膀蜜蜂不放心，小声说："咱们又不认识他，要是他。" "你別把人家都想得那么坏，我看他不会。"舒克看见金翅膀蜜蜂这么相信他，很感动，说："你们放心，我一定送到。"直升飞机起飞了。机舱里充满了蜂蜜的香味儿。小时候妈妈给他吃过蜂蜜，真香啊！舒克回头看了眼一盒盒的蜂蜜，咽了一下口水，舒克心想，人家这么相信自己，自己可不能偷吃呀。

舒克看见了小河，他驾驶飞机转弯向小河对面飞去。

飞机转弯的时候，盒里的蜜洒出来一点儿。

舒克用手指蘸着吃，真甜！原来，这是没有加工过的花粉蜜。舒克想，这可不算是偷吃，是它自己洒出来的。这么想着，他又操纵飞机在小河上面做了一个更急的转弯，这回洒出来的蜜更多了。"这倒不错，既没有偷，又能吃饱。"舒克很满意地想。

舒克把蜂蜜安全地送到了蜜蜂的家。他来回帮助蜜蜂空运了十几次，蜜蜂们都很感谢他，收工时，给他搬来了一大盆蜂蜜。

"我说他是好人吧！"金翅膀蜜蜂对白翅膀蜜蜂说。

舒克想起自己在飞机上吃人家的蜜，有点儿后悔。

"我不要蜂蜜了。"舒克说。

"那还行，一定得留下。"蜜蜂们不容分说，将蜂蜜搬进了机舱。

"你以后想吃蜂蜜就来，咱们是好朋友了，我们对朋友一点儿不吝啬。可上次有只老鼠来偷蜜，我们就狠狠地教训了他一顿。"金翅膀说。

舒克真怕蜜蜂看出他是老鼠来，他向蜜蜂们告别后，急急忙忙起飞了。

四、舒克为自己的名声苦恼。

舒克开着直升飞机在天上转悠。他知道，只要人家认不出他是老鼠来，都会对他友好。可一旦人家知道他是老鼠，那就不会理他了。想到这儿，舒克把飞行服整了整，再摸摸腰里的尾巴缠得牢不牢，又将飞行帽戴好。

"砰！"地面传来一声枪响。

舒克往下一看，一个小男孩拿起枪将一只麻雀从树上打下来。麻雀的翅膀被打伤了，在地上一蹦一蹦地跳着，小男孩从远处追过去。

舒克架着直升飞机来了一个俯冲，落在小麻雀身旁。他打开舱门，喊："快！快上来！"小麻雀也来不及细想，就上了直升飞机。

好险哪！小男孩刚跑到跟前，米黄色的直升飞机已腾空而起。小男孩愣在那里。

"你真勇敢！"小麻雀望着舒克说。

"你伤得重吗？"

"翅膀伤了，真疼。"

"他干吗打你？"

"我也不知道。他总拿枪打我们。妈妈就是让他打死的。" "他比老鼠还坏吧？"舒克问。他想，老鼠就是偷点儿东西吃，可总没拿枪打别人呀！

"老鼠？老鼠最坏。"

"可老鼠没用枪打死别人呀？"

"老鼠名声不好。"

名声，就是这个名声！害得舒克整天穿着飞行服，戴着飞行帽，还把尾巴缠在腰里，热死了，也不敢脱。舒克恨死"名声"这个东西了。

"你怎么了？"小麻雀看到舒克不吭气了，"对了，我还忘了问你是谁呢？"
"飞行员舒克。"舒克不大情愿地回答。他不明白，自己救了他，为什么不能理直气壮地说真名字--小老鼠舒克！

"你真好，谢谢你，飞行员舒克！"

这次听到人家谢他，舒克心里却不大是滋味儿。他多想听到"谢谢你，小老鼠舒克"呀！

不过，舒克一会儿就把不愉快的事忘了。他请小麻雀吃蜜，小麻雀说不喜欢吃蜜，喜欢吃虫子。舒克答应给她去抓。

天快黑了，舒克将直升飞机停在一座楼房的房顶上。他让小麻雀在机舱中休息，自己跑出去给她抓虫子。

舒克从来没抓过虫子，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抓到了几条。

小麻雀看到虫子，高兴地吃起来。舒克笑了。

第二天，舒克把小麻雀送回了家。跟小麻雀分手时，贝克真差点儿哭了，小麻雀也难过极了。

五、舒克永远是大家的朋友。

舒克经常为大家办好事。渐渐地，谁都知道有个飞行员舒克，开着米黄色的直升飞机，最爱帮助别人。

这天，经小麻雀提议，大家宴请飞行员舒克。主办宴会的是蚂蚁国王、蜜蜂皇后。许许多多受过舒克帮助的朋友都来了。

宴会可丰盛了，有好多好吃的食物。大家坐好了，在等舒克。

舒克开着直升飞机去参加宴会，他多高兴呀！这些日子，通过自己的劳动，交了那么多好朋友。舒克看见下面有一片花丛，他操纵飞机降落下去，想给朋友们带点儿鲜花。

舒克摘了一朵红花。"这朵送给小麻雀。"他想。

舒克又摘了一朵黄花。"这朵送给金翅膀小蜜蜂。"忽然，舒克身后刮来一阵急风，他感到一阵颤栗，浑身发软，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肩膀已经被牢牢地抓住了。

"我当什么飞行员舒克，原来是只老鼠！"舒克身后传来一阵大笑。

舒克回头一看，天哪，是只小花猫！小时候，舒克就听妈妈说过，猫是老鼠最大的敌人，祖祖辈辈是冤家。

"你以为化装了，就能逃过我的眼睛？走，我要让小麻雀他们看看你的真面目，然后再处决你。"一听说要带他去见小麻雀他们，舒克急了，他哀求道："我求求你，现在就把我处死吧，千万别让他们知道我是老鼠。"舒克真怕失去朋友们的友谊，宁可死了，也要保个好名声哪！

"想得倒美！走！"小花猫才不理睬舒克的苦苦哀求，用手轻轻一提，就把舒克拎走了。

"这下完了。"舒克闭上眼睛，想到一会儿大家骂他的场面，心里难过极了。

"你们的飞行员是只老鼠，看看吧！"小花猫把舒克往地上一扔，大声宣布。

舒克站起来，他不敢睁开眼睛。

大家都愣住了。

"我现在就去处决他！"小花猫像审判长一样宣布，说完抓起了舒克。

"住手！"小麻雀飞到小花猫跟前，"你干吗要处决他？"“因为他是老鼠！”“可他没干过坏事呀！”“老鼠都是坏蛋！”“不对，舒克就不是坏蛋！”“对，舒克不是坏蛋！”大家一起嚷道。

"他是一只老鼠呀！"小花猫急了。

"老鼠不老鼠我们不管，他是我们的朋友舒克！我们的朋友舒克！"小蚂蚁大声说。

"对，他是我们的朋友舒克，不许你伤害他！"金翅膀蜜蜂飞起来，只要小花猫敢动舒克一根毫毛，他就蜇。

舒克再也忍不住了，眼泪刷地一下流了下来。他不怕把脸上的牙膏冲掉了。

小麻雀过来给他擦干眼泪。

"舒克，来，宴会开始。"小麻雀宣布。

舒克笑了，他把飞行帽摘掉，坐在了餐桌正中央。

"他们疯了！和一只老鼠在一起会餐！"小花猫讨了个没趣，快快地走了。他实在想不通。

从那以后，舒克再也不怕别人知道他是老鼠了。塑料飞行员也答应把飞机借给他。他每天驾驶着米黄色直升飞机，为朋友们做好事。

六、现在向你介绍贝塔。贝塔饿得手脚发软。

贝塔也是一只小老鼠。从他降生的那天开始，就有一个可怕的影子始终跟随着。那影子就是小花猫咪丽。

咪丽害得贝塔已经两天没吃着东西了。这天晚上，一股香味儿从洞外飞进来，贝塔忙拿出他的小布口袋，将香味儿装进去。这是贝塔想出的办法。每当香味儿飞进来时，就用口袋把它装起来，留着以后饿了时闻。虽说解不了饿，也总管点用吧。

可今天贝塔实在太饿了，越闻香味儿越想吃东西。他决定出去冒一次险。

贝塔先把头探出洞外。屋里静悄悄的。

"咪丽大概出去玩了吧？"他小心翼翼地出了洞。

立柜旁边有一只碗。那里边总是有好吃的，什么鱼呀、肉呀。但贝塔就是饿死也不敢过去吃。因为那是咪丽的饭碗。

贝塔想在地上找点儿剩饭吃。可正在这时候，他忽然听见有响动。探头一看，好家伙，咪丽正盯着他呢！

他赶忙窜回洞去，吓得直喘粗气。

"小偷！你敢出来吗？"咪丽在洞口吓唬贝塔。

贝塔连答话都不敢，哪还敢出去啊！就这样，贝塔被咪丽又一连堵了三天！他已经饿得全身无力，手脚发软了。

咪丽呢，每天故意大吃大喝馋贝塔。主人这几天似乎特别优待她，给她吃雪白的米饭时，还拌鱼肉汤呢！

看着咪丽大吃一气，贝塔咽了一下口水。"干吗她每天可以大模大样地吃这么多东西，而我吃一点儿就是偷？要是主人每天也给我一点儿东西吃，哪

怕比咪丽的少得多，我就不会去偷了，主人真是怪东西。"贝塔想。

贝塔不愿饿死，他得想办法活下去。

七、贝塔当上了坦克兵，击败了咪丽。

贝塔唯一的乐趣，就是每天晚上看电视。屋里的电视机正好对着贝塔的洞口，他不用出去就可以看电视。

这天，一部电视剧吸引了贝塔。电视上演着一群坦克在进攻，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坦克什么都不怕，连高大的墙都被它撞塌了。

"坦克这么厉害！"贝塔想起床底下有一辆绿色的电动坦克，他的眼睛闪出了奇异的光。

趁咪丽出去喝水的空儿，贝塔钻出洞，跑到床底下找到了那辆绿色的电动坦克。

贝塔学着电视上驾驶员的样子，打开坦克上的盖子，钻到了坦克里面。然后，关紧炮塔上的盖，从里面把插销插上，又使劲儿推了推，直到他确信咪丽从外面肯定打不开时，才松了一口气。

坦克里面很宽敞，装三个贝塔都不成问题。贝塔仔细打量着坦克里面，这里的一切对他都很陌生。贝塔坐在驾驶员的座位上，发现前面有一个小镜子，他把脑袋凑过去，真逗，居然能看到外面！贝塔想起来了，电视上说过，这叫潜望镜。

潜望镜下面有一排漂亮的电钮。贝塔试着按了一下红色的电钮，坦克启动了，飞快地向前驶去。贝塔又按了一下黄色的电钮，坦克向后退去。

贝塔开心极了，他把所有的电钮都按了一遍。有的能操纵炮塔转圈，有的能加大前进速度，有的能让坦克拐弯。不一会儿，贝塔就能熟练地操纵坦克了。

现在，贝塔不怕咪丽了，有时甚至盼着咪丽快点儿回来。

这种心情，贝塔还是头一次有呢！

贝塔把坦克隐蔽在床下，焦急地盼着咪丽的出现。

过了一会儿，贝塔从潜望镜里看见咪丽回来了，他按了一下电钮，操纵着坦克冲过去。

咪丽看见一辆坦克从床底下开出来，当她还没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时，坦克已撞到身上，把她撞了一个跟头。她刚站稳，坦克又冲过来了，又是一个大跟头！

咪丽急忙跳上桌子，气喘吁吁地看着这辆凶猛的坦克。

坦克上的盖子打开了，露出贝塔的头来。

"喂，怎么样？害怕了吧？"贝塔嘲笑地说。

咪丽一看是贝塔，猛地从桌上扑下来。

贝塔连忙钻进坦克，等咪丽刚落地，坦克又把她撞了个跟头。这次撞在头上，咪丽两眼直冒金星。

咪丽傻眼了，忙跳回到桌子上。

这回，贝塔不理咪丽了，他开着坦克来到了咪丽的饭碗旁边，把咪丽的食物都搬进了坦克。

贝塔在坦克里大吃起来，真香啊！通过潜望镜，看见咪丽急得直跺脚，贝塔得意地笑了。

这天，咪丽没吃上东西。

贝塔决定以后就住在坦克里了。他找来一些棉花，在坦克里铺了一张舒舒服服的软床。又找了一个纸盒子，当贮藏食物的仓库。

白天，贝塔把坦克开到床底下隐蔽起来。晚上，他开着坦克出来吃主人给咪丽准备的食物。

一到夜里，整个屋子就成了贝塔的天下了。他驾驶着坦克横冲直撞，追得咪丽满屋子乱窜。

八、咪丽去搬援兵。贝塔大获全胜。

咪丽决定去搬援兵。

"臭贝塔，你等着，一会儿非把你的乌龟壳翻个底朝天不可，哼！"咪丽边说边跑出屋子。

"她要真叫来十几只猫，把坦克翻过来就糟了。"贝塔着急了。

他忽然看见了坦克上的大炮，对，用大炮打他们！可没有炮弹呀，贝塔眼珠子一转，想出个好主意。

床底下的篮子里有不少生的花生米，贝塔拿了个口袋，装了满满一口袋，搬进坦克里。他把一颗花生米塞进炮膛，一按电钮，"啪！"打出去一颗。

贝塔高兴极了。他很快发现炮上也有一个小镜子，那是瞄准镜。他又装进一颗"炮弹"，瞄准了挂在墙上的气球，一按电钮，"啪！"气球炸了。

现在贝塔什么都不怕了。他把炮口对准门口，装好炮弹，等着咪丽。

果然，咪丽叫来了五只猫！

"他在哪儿？"一只黄猫刚进屋就问。他简直不相信一只老鼠能把猫治祝话音未落，就听"啪"的一声，黄猫的门牙被打掉了，疼得他"嗷嗷"直叫。

另一只灰猫朝着坦克冲过来。

贝塔瞄准他的鼻子又是一炮，"炮弹"打进小灰猫的鼻孔里出不来了，疼得他掉头就跑。

另外几只小猫都傻了眼，还没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只见一辆绿色的坦克从床下冲出来，一边开炮一边横冲直撞，便吓得溜之大吉。

从此以后，不管白天晚上，整个屋子都成了贝塔的天下了。

就是咪丽跑到大立柜上，贝塔的"炮弹"也能打着她。

咪丽想了许多办法，可每次都是败在贝塔手下。她的饭碗已经成了贝塔的饭碗了。主人惊奇地发现，近几天来从未丢吃的，他还以为这是咪丽的功劳哩，所以决定好好慰劳慰劳她。他哪儿知道，他是在慰劳一只老鼠啊！

九、贝塔不忍心看咪丽挨饿。咪丽恩将仇报。

咪丽已经整整四天没吃东西了。这天中午，她悄悄地爬上了餐桌。"好啊，你竟敢偷吃东西！我每天给你那么多饭还不够吃？

你个馋猫！"

主人看见咪丽居然敢爬到餐桌上偷吃他的饭，大发雷霆，抄起鸡毛掸子没命地打咪丽，吓得咪丽在屋里上窜下跳。

贝塔在床底下开心极了。当咪丽躲到床底下时，他就开炮把她轰出去。

这天晚上，主人用绳子把咪丽捆在椅子腿上，惩罚她。

贝塔的坦克缓缓地停在了咪丽身旁。当贝塔确信咪丽已经被捆得结结实实之后，他打开坦克舱盖，钻出来坐在炮塔上，二郎腿一跷，悠闲自得地看着咪丽。

咪丽看了一眼贝塔，闭上了眼睛。她饿极了，再加上全身被打得火烧一样的疼，浑身无力，骨头都快散架了。

贝塔本来想好好取笑她一番，但看到咪丽这副可怜的样子，便想起了自己从前挨饿的日子，他开始同情咪丽了，后悔不该把咪丽弄到这个地步。

贝塔从坦克上跳下来，走到咪丽身旁。

"饿肚子最难受了，我知道。"贝塔一边说，一边用嘴开始咬捆在咪丽身上的绳子。

咪丽睁了一下眼睛，看见贝塔，又闭上了。

"我一会儿给你点儿吃的。"贝塔继续咬着绳子。

尼龙绳很结实，贝塔的牙齿都咬疼了，还剩最后一根。贝塔稍微歇了一会儿，用劲儿把最后一根绳子咬断了。

咪丽猛一回身，一口咬住了贝塔！

贝塔万万没有想到，咪丽会来这一手。他不顾背上火辣辣地疼痛，回头咬了咪丽鼻子一口。

咪丽疼得大叫一声，松开了嘴。她实在太饿了，无力追捕贝塔。

贝塔钻进坦克。把坦克开到床下时，听到主人起来了。

十、咪丽被主人痛打。贝塔驾驶坦克出走。

主人打开灯一看，见咪丽居然敢把绳子咬断，勃然大怒。

他拿起鸡毛掸子又是一顿猛打。这回咪丽连跑的劲儿也没有了。

打完之后，主人又把咪丽捆在椅子腿上。

贝塔通过潜望镜看着这一切，开始觉得挺出气，可后来又觉得咪丽挺可怜。但贝塔实在想不通，咪丽干吗还要咬他呢？

贝塔觉得，自己要是能吃上饭，咪丽就吃不上饭。如果咪丽有饭时，那他贝塔就得挨饿。要是他俩能一起吃该多好呀！可看样子咪丽不会这样干。

"干脆，我离开这个屋子，自己到外边去闯闯吧！"贝塔拿定了主意。他不愿意咪丽总是饿肚子。

贝塔的坦克又缓缓地停在了咪丽的身旁。这回，咪丽连眼睛都不敢睁了，她估计贝塔一定会狠狠地报复。

咪丽觉得鼻子前面有香味儿，睁开眼睛一看，贝塔把坦克里的食物搬出来放在她面前。

"我要走了。请原谅，我实在不敢再把绳子咬断了。"贝塔说，"你吃吧，饿肚子最难受了。好，再见吧！"贝塔说完钻进坦克里。一想到再见不着咪丽了，贝塔心里还有点儿酸溜溜的感觉，真怪！

贝塔又把坦克舱盖打开，最后看了咪丽一眼。咪丽正大口大口地吃着贝塔给她的食物。贝塔头一次看见，咪丽的眼睛里有晶莹的泪花...。贝塔盖好舱盖，驾驶着坦克，从咪丽出入的小门驶出了屋子。外边是满天星斗。

十一、贝塔的炮弹打伤了小麻雀。舒克的直升飞机救出了小麻雀。

贝塔开着坦克来到野外。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贝塔什么也看不见，他打开了照明灯。

通过潜望镜，贝塔看见四周都是灌木丛，前方有一堆小石子。

"拿花生米当炮弹太可惜，"贝塔想，"不如用小石子当炮弹。"贝塔对屋外这个世界还很陌生。由于他一生下来就始终在惊恐的气氛中生活，所以养成了谨小慎微的习惯。这次如果没有坦克壮胆，他是无论如何也不敢跑到外面来的。贝塔决定把炮弹储备得足足的，以防万一。

贝塔把坦克停在石子堆旁边，听听四周没有动静，悄悄打开舱盖儿，钻出来，将许多小石子运进了坦克。有这么多炮弹，贝塔心里踏实多了。

贝塔忙完后，吃了两颗花生米，躺在坦克里他的软床上，呼呼地睡起大觉来。

一阵吵闹声惊醒了贝塔。他趴在潜望镜上一看，天已亮了，一群麻雀落在他的坦克上，正叽叽喳喳地议论着："这是什么呀？昨天还没有呢！"“可不是吗，怎么一动不动呀？”“是个死东西吧？”“讨厌！”贝塔决定吓唬他们一下。他悄悄发动了坦克，猛然向前一冲，麻雀们吓得都飞了起来。

贝塔得意极了。他操纵坦克掉回头来，通过潜望镜看着落在树枝上的麻雀们。

"这是乌龟吧？"一只小麻雀说。

贝塔不高兴了，"乌龟"是骂人的话，咪丽就这样骂过他。

他要教训这只小麻雀一下。

贝塔把炮口对准了小麻雀，装上石头炮弹，一按电钮，只听"噔"的一声，小麻雀掉在地上一蹦一蹦的。炮弹打中了小麻雀的翅膀。

贝塔清楚地看见小麻雀的翅膀上滴着血。他原以为打小麻雀也像打咪丽一样，不会打伤呢。没想到炮弹由花生米换成了石子，小麻雀哪儿受得了呀！

贝塔挺后悔，他把坦克开到小麻雀身旁，可又不敢走出坦克。

贝塔这一炮可把麻雀们吓坏了，他们眼巴巴地看着小麻雀在地上挣扎，眼睁睁地看着坦克缓缓地朝小麻雀开过去，干着急没办法。

"对了，快去叫舒克！"一只麻雀忽然想到了舒克。舒克神通广大，在这一带已出了名。

舒克正在擦他的直升飞机。一只麻雀气喘吁吁地飞过来，差点儿撞在飞机上。

"舒克，快去，不好了。小麻雀被。被一个怪物... ..打断了。翅膀。"“啊？！”舒克一听说好朋友小麻雀遇险了，急得直跺脚。

"快上飞机！"舒克和那只麻雀钻进直升飞机。不到一秒钟，直升飞机便腾空而起，以最快速度朝出事的地方飞去。

正当贝塔犹豫着是不是应该出去给小麻雀道歉时，他忽然听见天上传来一阵发动机的声音。贝塔往上一看，是一架直升飞机！贝塔在电视里见过这玩意儿，似乎也挺厉害。

舒克操纵飞机下降高度，看清了，那怪物是一辆坦克。贝塔决定先把小麻雀救出来再收拾那坏蛋坦克。

直升飞机在坦克上空盘旋，贝塔弄不清它要干什么。只见飞机下边伸出来一根绳子，飞机上的麻雀喳喳地叫着，受伤的小麻雀赶紧用爪子抓住绳子头儿，被救上去了。

贝塔心里挺不是滋味儿。也说不清为什么，他有点儿恨那架直升飞机。

十二、舒克的直升飞机和贝塔的坦克之间展开的一场大战。

正当贝塔准备离开这块是非之地时，坦克猛烈地晃动了一下，他的头重重地撞在炮膛上，起了一个大包。

只听一阵飞机轰鸣声由近而远。

当贝塔还没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时，坦克又一次震动，贝塔的头也就又撞了一次炮膛，两个大包了。

一阵飞机轰鸣声由近而远。

贝塔清醒了。他一面捂着脑袋一面往外看，原来是那架米黄色的直升飞机故意使劲儿往贝塔的坦克身上落。贝塔火了。他找出坦克帽戴在头上，这样就不怕撞了。然后把坦克发动起来，停在原地不动，等着直升飞机再一次往下压他的坦克。

舒克的直升飞机第三次降下来压贝塔的坦克。就在直升飞机的轮子刚要撞着坦克时，贝塔操纵坦克躲开了，直升飞机控制不住，撞在地上，把地撞了一个大坑。

贝塔操纵坦克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全速朝舒克的直升飞机撞过来。

舒克毕竟是有丰富经验的飞行员，就在坦克要撞上飞机的一刹那，直升飞机飞了起来，而贝塔的坦克刹不住车撞在一棵树上，把树撞倒了。幸亏贝塔戴着坦克帽，要不然头上又该多一个大包了。

这次贝塔可真生气了，他瞄准悬在前方空中的直升飞机就是一炮，直升飞机被打穿了一个小窟窿。舒克害怕了，连忙把飞机拉得高高的。

"这家伙真坏，仗着自己有大炮，就欺负人。"舒克看看躺在机舱里受伤的小麻雀，心想，一定要治治这个开坦克的坏蛋。

舒克开着直升飞机离开了贝塔的坦克。他到河边装石头去了。贝塔以为自己把直升飞机打跑了，正得意地吃花生米呢！

"噔！"舒克从天上往下扔石头，就像飞机扔炸弹一样。石头砸在坦克上，几乎砸穿了车身。

贝塔开着坦克就跑。舒克驾驶着直升飞机在天上追，边追边扔石头，可是，不是扔早了就是扔晚了，再加上贝塔一会儿开快，一会儿开慢，老砸不着。

贝塔看见前方有一片小树林，想出了一个好主意，他操纵坦克用最大速度朝小树林驶去。舒克在空中紧追。

贝塔的坦克钻进了小树林，舒克的直升飞机也在小树林中穿行。贝塔的坦克一会儿往左拐，一会儿往右拐。终于，贝克的直升飞机被挂在树上了。

这下贝塔可得意了。他往炮膛里装了一颗大炮弹，瞄准了直升飞机的驾驶舱。但是贝塔的手没有按电钮，他也不知为什么。

舒克清清楚楚地看见坦克的炮口对着自己，他一点儿办法也没有，只好闭上眼睛等着坦克开炮。

就在这时，几十只麻雀飞落到挂着直升飞机的树枝上，一齐使劲儿摇着树枝。直升飞机被摇了下来。就在落地的一刹那，飞机的螺旋桨起动了，直升飞机拔地而起，好险哪！

"这家伙技术真不错！"贝塔不得不承认。

直升飞机飞走了，这次大战宣告结束，谁也没赢，谁也没输。贝塔真没想到，外面的世界这么复杂，刚出来就打了一仗，总算还平安。贝塔有点儿累，他检查了一遍舱盖儿确实锁牢了，就躺在他的软床里睡觉了。

十三、贝塔的坦克飞到了天上。坦克和飞机同老鹰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空战。

贝塔睡得迷迷糊糊的，忽然觉得身体摇晃起来。他睁开眼睛一看，自己还在坦克里呀！是做梦吗？贝塔爬起来，趴在潜望镜上往外一看，差点儿叫出声来----他的坦克飞起来了，外面是蓝天，下边是大地。

贝塔揉揉眼睛，没错，他的坦克上天了！这是怎么回事？

贝塔把发动机发动起来，一点儿用也没有，车轮只是空转。

贝塔忽然听见头顶上有飞机的声音，他把炮塔上的舱盖儿打开一条小缝儿，往上一看，天呀，那架直升飞机用绳子把他的坦克给吊起来了！

原来，舒克和小麻雀们昨天晚上商量了一下，觉得这辆来历不明的坦克严重危害到大家的安全，于是，舒克想了这么个好办法。趁贝塔睡觉的功夫，大家悄悄地用绳子把贝塔的坦克捆了起来。天一亮，舒克就驾驶着直升飞机把贝塔和他的坦克一起吊到了空中。

现在，舒克正用最大速度吊着贝塔的坦克朝西北方向飞去。他也不知道把坦克运到哪去，反正越远越好。

贝塔急了，他往炮膛里塞了一颗炮弹，可炮口不能往上抬九十度射击呀。贝塔按住炮塔旋转按钮不放，他的炮塔发疯一样地旋转起来，可绳子是捆在炮塔上的，一点儿用也没有。贝塔的头转晕，一松开按钮，拧成麻花的绳子又往回转，整个坦克也跟着往回转，他都快吐了。

忽然，贝塔觉得上面往下滴水，还以为下雨了，挺高兴。

他一天没喝水了，立刻把嘴接在滴水的地方。哎呀，真臊！不是雨，是尿。原来舒克怕绳子不结实，才急中生智想出了这个办法，把绳子弄湿了就不会断了吗？贝塔知道又上当了，可他干着急，干生气，一点儿办法也没有。

舒克觉得飞得够远的了，即使这辆坦克往回开，也得开上三天三夜。他准备找一个合适的地方着陆了。

就在这时，舒克发现在他的直升飞机上方出现了一个大黑点儿。那黑点儿越来越大，舒克觉得脖子后面有点儿发凉。

啊！他看清楚了，那是一只老鹰！

老鹰的眼睛最尖，一眼就看清楚直升飞机里的舒克是他喜欢吃的食物，他收拢翅膀，飞快地俯冲下来。

你说怪不怪，贝塔没看见老鹰，但他也本能地预感到有危险就要降临，脖子后面也发凉。

就在老鹰扑过来的一瞬间，舒克拉起了直升飞机，老鹰扑了个空。

贝塔从潜望镜里看清楚了，是一只老鹰！老鹰转过身子，又飞起过来。

贝塔的炮里正好有一发炮弹，他瞄准了老鹰就是一炮。糟糕，没打中。要知道，在空中射击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双方都在运动中，很难打中。

舒克发现吊在下面的坦克冲老鹰开炮，他马上把这个敌人当成了自己的同盟军。舒克原打算立即把坦克扔下去。因为吊着它非常不灵活，很难躲过

老鹰的袭击。现在，舒克决定不抛开自己的同盟军了。

老鹰又冲过来了。

贝塔装上一发大炮弹，瞄准了目标。

近些，再近些！贝塔的手直哆嗦，他看清了老鹰那带钩的嘴和刀子一样锋利的爪子。就在老鹰的爪子刚要抓住吊坦克的绳子时，贝塔按下了射击按钮。

打中了！老鹰掉了下去，但马上又飞了起来。老鹰毕竟是老鹰，不像麻雀那样娇嫩。

老鹰没想到对手还有武器。他同直升飞机保持了一段距离，在想对策。

"这家伙还真有两下子！"舒克到现在还不知道坦克里是谁，不过他已喜欢上他了。舒克忽然想起直升飞机里有电台，他戴好耳机，对着话筒喊起来。

贝塔的坦克里也有电台，贝塔不知道它的用处。现在电台里传出了声音，贝塔觉得挺好玩。

"喂！喂！喂！"舒克在呼叫。

"干吗？干吗？"

"我是舒克。"

"什么舒克？"

"飞行员舒克。"

"啊？就是你把我吊到天上来的！"

"真对不起！你是谁？"

"不告诉你！"

贝塔不愿意让人家知道他的身份，他觉得这个世界上谁都可以欺负自己。

"谢谢你开炮打跑了老鹰！"

"这算什么，我还没使劲儿打呢！"

"咱们交个朋友吧。"

"你先把放到地上去。"

"哎呀，不好，老鹰又来了！"

贝塔一看，可不是吗，狡猾的老鹰从下面往上飞起过来。

贝塔的炮打不着。

"降低高度！"贝塔命令。

"明白！"舒克操纵飞机急速下降。

贝塔的炮口瞄准了老鹰。

"这次你使点儿劲按炮钮。"舒克说。

"少废话，敢情不是你的炮！"

又打中了！看来这次老鹰痛得够呛，挣扎着逃跑了。

舒克和贝塔胜利了。

十四、舒克的直升飞机坏了。舒克和贝塔降落在一个陌生的地方。

他俩终于见面了。

舒克现在对吊在下面的这个同盟军佩服得五体投地。

"你真行！"

"少来这套！"贝塔想起舒克把他吊到天上来就有气"我现在就送你回

去。"舒克想起自己把人家吊到天上来，心里也挺过意不去。他开始操纵直升飞机返航了。

"这还差不多。"贝塔往嘴里塞了一颗花生米，觉得味儿不对，原来舒克的尿浇在了花生米上。"是你刚才往下撒尿了？"“我，我憋不住了。”“那你不上尿，干吗往下尿？”“你现在往上尿吧，我一定不生气。”“尿就尿！”贝塔想出这口气。可他又一想，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说不定舒克能吃了他呢！谁敢保证舒克不是一只猫呢？算了，忍了吧。

"让你占一次便宜！"贝塔宽宏大量地说。

舒克觉得发动机的声音有些不正常，糟糕，飞机出故障了！

"注意，飞机出故障，马上要起降！"舒克通知贝塔。

"什么破飞机，白给我都不要！"贝塔嘴上这么说，心里挺害怕。他知道，飞机要是掉下去，他就没命了。

舒克发现地面上有一座城堡，他想操纵飞机绕过这座城堡，降落在野地里。可飞机已不听他的话了，一个劲儿往下掉。没办法，只好在城堡里着陆了。

如果舒克知道这是一座什么城堡的话，那他宁愿摔死也不敢在这里降落。这里就是有名的猫城--克里斯王国！克里斯王国的所有公民都是猫！

舒克总算平安地把飞机降落在一块开阔地上，坦克先着陆，直升飞机落在在一旁。

贝塔从潜望镜里看着停在一旁的直升飞机，他想看看这个同盟军是什么东西。

直升飞机的舱门打开了，贝塔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怎么？

飞行员舒克也和他贝塔一样？！

舒克跳下飞机，把悬吊贝塔坦克的绳子解开收好。

舒克正准备修理飞机，却突然呆在那里，一动不动了。贝克和贝塔几乎是同时看见远处有三只穿着军装的猫！

"快进来！"贝塔打开坦克舱盖儿，叫舒克。舒克想了一下，觉得坦克比飞机要安全，因为飞机已经不能飞了。

舒克急忙钻进了贝塔的坦克。贝塔把盖儿盖紧，锁牢。

"怎么，你也是。"舒克真没想到这个英雄的同盟军竟是自己的同胞。

"我叫贝塔。"能见到自己的同胞，贝塔真高兴。

"你看。"贝塔看见那三只猫宪兵朝坦克走过来。

"别怕。"舒克安慰贝塔，其实他的心跳得特快。

十五、舒克不让贝塔开炮打猫宪兵。

贝塔驾驶着坦克甩掉猫宪兵。

贝塔趴在潜望镜上，看见猫宪兵越走越近。

"你的飞机怎么维修的？够呛！"贝塔小声埋怨舒克。他太怕猫了。

"从来没出过故障呀，准是你的坦克太重了！"舒克把责任推到贝塔身上。

"我又没请你把我的坦克吊到天上！"贝塔生气了。

"算了算了，是我不好！"舒克觉得现在不是吵嘴的时候，"快看看，他们要干什么？"通过潜望镜，贝塔看见三只猫宪兵站在坦克前面，好奇地看着。

其中一只摸摸坦克的履带，另一只朝舒克的直升飞机走过去。

贝塔往炮膛里装了一发石子炮弹，瞄准了一只猫。

"别打！"舒克小声说。

"干吗？"贝塔不明白。

"现在他们不知道坦克里边是什么东西，你一开炮，他们该报复咱们了。再说，咱们还不知道这是座什么城堡，看样子想逃出去不大容易，还是让他们弄不清咱们的底细安全些。"贝塔觉得舒克说的挺有道理，没开炮。

"那咱们也不能老呆在这儿呀！"贝塔实在害怕这三只猫。

"咱们去别处看看，先躲开猫再说！"舒克也怕猫。那次他去赴蚂蚁皇后的宴会时，差点儿被小花猫吃了的险情一直没忘，想起来身上就发抖。

这时，一只猫爬上了坦克。

贝塔按了起动按钮，坦克猛然向前开去，把那只猫甩到地上。三只猫宪兵定了定神儿，跟在坦克后面追上去。

十六、舒克和贝塔被克里斯王国的猫公民们包围了。

"快，再快点儿！"舒克催贝塔。

贝塔已将速度按钮按到底了，坦克呼啸着朝前驶去。

"你的飞机不要了？"贝塔边开边问。

"先把这三只猫引开，一会儿回来修。"

"这家伙挺鬼！"贝塔想。他不得不承认舒克点子多。

舒克看见坦克里有花生米，拿起一颗。

"可以吗？"舒克一边往嘴里送一边问。

贝塔点点头，顾不上说话。

"哎呀，什么味儿？"舒克皱皱眉头把花生米吐了出来。

"活该，那是你的尿味儿！"贝塔觉得太开心了。

舒克这才想起自己在天上往下撒尿的事。反正是自己的尿，舒克不嫌脏，大口大口吃起来。

绕过两座房子，坦克来到街上。

潜望镜里的情景使贝塔大吃一惊，他操纵坦克来了个急刹车。舒克的头重重地撞在舱壁上。

"你干什么？"舒克火了，"刹车也不告诉一声！" "你看！"贝塔离开潜望镜，让舒克看。

舒克趴在潜望镜上一看，心脏几乎停止了跳动--街上到处都是猫！

"倒车！"舒克忙说。

坦克掉过头，朝相反方向开去。没开多远，又是一个急刹车！

这回舒克没发火，他推开贝塔，凑到潜望镜跟前一看，啊，还是猫！

舒克和贝塔终于明白了，这是一座猫城！

这时，街上的猫都被这个新奇的玩艺儿吸引住了，潮水般地朝坦克围过来。

舒克和贝塔无路可逃了。

十七、贝塔用炮弹把猫公民们吓跑。

猫宪兵把坦克翻了个底朝天。

"反正他们打不开坦克的舱盖儿！"贝塔自己给自己壮胆儿。其实他的腿直哆嗦。

"就是！别看他们是猫，根本治不住坦克！"舒克也一边发抖一边给自己鼓劲儿。

贝塔又检查了一遍舱盖儿，确实被锁牢了。

这时，几百只猫把坦克围得水泄不通。

他们的议论声传进了坦克里。

"这是什么东西？"

"不知道。"

"没见过。"

"从哪儿来的？"

"听说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天上？"

"能打开吗？"

"试试。"

于是就传来了"哧"、"哧"的抓坦克舱盖儿的声音。

舒克和贝塔紧紧靠在一起，眼睛死盯着舱盖儿。

舒克想起了小花猫。贝塔想起了咪丽。他俩几乎是同时蹦起来。

"咱们不能等死呀！"舒克说。

"就是，拚拚看！"贝塔立即支持。

贝塔坐到驾驶座上。舒克坐在炮长的位置上。他们系好安全带。

"我转炮塔，吓他们一下。"贝塔让舒克作好准备。"你不怕晕吧！"“飞行员还有怕晕的？”舒克觉得贝塔太小看他了。

"好，那我就转了。"贝塔按下了炮塔旋转按钮。

坦克上的炮塔飞快地旋转起来，炮管把好几只猫撞出去老远。

克里斯王国的公民们吓坏了，他们扭头就跑，边跑边发出尖叫声。他们弄不清这是什么怪物。

猫们发现怪物没追上来，才停住，站在老远的地方胆怯地望着。

"他们怕我的坦克！"贝塔兴奋了。

"他们怕咱们！"舒克也来劲儿了。

原来猫也是胆小鬼！舒克和贝塔决定治治这些老鼠的冤家。

"用坦克撞他们！"舒克提议。

"行！"贝塔发动了坦克，一推操纵杆，坦克的履带飞快地转起来。

"哎，坦克怎么不动呀！"贝塔从潜望镜往外一看，坦克纹丝不动，可履带却在转。

舒克凑过去一看，慌了。两只猫宪兵把坦克抬起来了，坦克的轮子空转着呢！

紧接着，舒克和贝塔只觉得天旋地转，他俩头朝下了！要不是系着安全带，非得重重地撞一下头不可。

原来是猫宪兵把坦克翻过来了。坦克轮子朝天，任贝塔怎么加大速度，轮子也只能空转。

贝塔和舒克傻眼了。

十八、舒克和贝塔的坦克变成潜水艇。

舒克和贝塔落入渔网，
被克里斯王国的猫公民活捉。

看到怪物被治住了，吓跑的猫公民们又慢慢围拢过来。但他们作好了随时跑的准备。

"这回安全了，舱盖儿想打也打不开了。"贝塔说，他头朝下吊着。

"我的头有点儿受不了啦。"舒克也是头朝下，他的脸都憋紫了。

"飞行员还怕头朝下？"贝塔撇撇嘴。

舒克不吭声了。他原想解开安全带，把身子正过来，可又怕贝塔笑话他--飞行员还不如坦克兵，只好忍着。

其实贝塔也快不行了。但他下决心一定要坚持到舒克忍不住为止，煞煞他那飞行员的优越感。

"把这怪物扔到池塘里去吧，放在大街上太危险。"一只猫提议。

"喵呜。"所有的猫都赞成这个办法。

舒克和贝塔的心本来就快到嗓子眼儿了--他们头朝下。现在听说要把他们扔到池塘里去，他俩的心差点儿从嘴里掉出来。

坦克被翻过来了。猫公民们抬着坦克朝池塘走去。

"你这坦克漏水吗？"舒克问。

"又不是船，当然漏。"贝塔说。

"咱们要是鱼就好了。"

"我可不愿意当鱼。"

"怎么？"

"当鱼还得让猫吃！"

"真是的。那咱们要是乌龟就好了。"

"少废话，想点儿办法吧！"

贝塔把床上的棉花拿起来，见缝儿就塞。舒克也学着贝塔的样子堵缝儿。通过潜望镜，贝塔看见他们的坦克已被抬到池塘边上。

"一、二、三！"猫们一起使劲儿，只听"噗通"一声，坦克被扔进池塘里。

还好，坦克里边没进水！舒克和贝塔只觉得气短，呼吸越来越急促。

"糟糕，坦克里快没空气了。"贝塔说

"把炮管抬起来，说不定能伸出水面。"舒克灵机一动。

贝塔按电钮操纵炮管往上抬，炮管果真伸出了水面。

"快，把炮弹退出来！"舒克说。

贝塔把炮弹从炮膛里退出来，然后把嘴对在炮膛上，有空气了！坦克变成了潜水艇。

"你来！"贝塔让给舒克。

舒克只吸了一口，又让给贝塔。

"你多吸两口！"贝塔说。

"我是飞行员，体质好。"舒克说。

又来了，贝塔最讨厌舒克跟他摆飞行员架子。

"我的体质也不差！"贝塔堵气，不吸。

舒克呼吸越来越急促。

贝塔也快挺不住了。可谁也不去吸空气。不过，他俩的头不由自主地离

炮膛越来越近。

贝塔忽然觉得脚有点儿凉，他低头一看，糟糕，坦克漏水了！贝塔忙拿棉花去堵漏洞。舒克也帮着堵。

漏进来的水越来越多，已经没到舒克和贝塔的胸部了。

"等舱里的水满了，咱们也就完了。"舒克耸耸肩膀。

"好在你是飞行员，体质好，不怕。"贝塔冲舒克挤挤眼睛。

"当然。不过。"舒克喝了一口水。水已经到他下巴了。

"出去吧？"贝塔问。

"当然。等着淹死不如出去碰碰运气。"舒克脱下套在飞行服外面的救生衣，递给贝塔。"你穿吧，这是救生衣，能浮在水面上。" "不要，我会游泳。"贝塔摇摇头。

"穿上吧！我是体质好。"舒克没敢再提飞行员。

贝塔穿上了救生衣，冲舒克笑笑。

这时，坦克舱里的水已经快满了。贝塔恋恋不舍地看看自己心爱的坦克，打开了舱盖儿。

舒克和贝塔钻出坦克，向上游去，把头露出水面。

天那！池塘四周都是看热闹的猫！他们看见舒克和贝塔，叫起来。几只猫跑去拿来打鱼的大网，把舒克和贝塔网住了。

十九、克里斯王国的猫没有见过老鼠。

他们对舒克和贝塔佩服得五体投地。

舒克和贝塔被克里斯王国的猫公民们用渔网从池塘里捞上来。

舒克和贝塔明白，他俩的末日到了。

"再见了，飞行员舒克！"贝塔在渔网里递给舒克一个勉强的笑容。

"再见，坦克兵贝塔！"舒克耸耸鼻子。

"我真想让你再把我吊到天上。"贝塔说。

"我也想让你用炮再打我一次。"舒克说，"说实话，你的炮打得不赖。"

"说实话，你的体质还真不错，不愧是飞行员。"贝塔说。

渔网拖上岸了。舒克和贝塔被猫们从渔网里拽出来。他们闭上眼睛，等着猫吃他们。

"这么多猫，还不把我和贝塔撕成碎片啊！"舒克想。

一分钟过去了。两分钟过去了。十分钟过去了。怪事，这些猫干什么哪！

舒克和贝塔睁开眼睛，他俩身边都是猫。这些猫好奇地看着舒克和贝塔。

贝塔和舒克纳了，他们怎么还不吃呀？看什么？难道还有不认识老鼠的猫？！

"请吃吧！"舒克实在受不了这种侮辱，他要维护一个飞行员的尊严。"还等什么？" "吃什么？"一只猫问。

"吃我们呀！"贝塔说。真怪，他现在反而一点儿也不怕了。

"吃你们？你们能吃？"猫公民们惊讶极了。

"你们听说过老鼠吗？"舒克心里一动，他问猫公民们。

"老鼠？"猫公民们摇摇头。

哈！原来克里斯王国的猫没见过老鼠。他们这儿从来没有过老鼠。他们不知道猫和老鼠是冤家。

"你们是谁？"一只猫宪兵问。

"我是飞行员舒克。他是坦克兵贝塔。"

"干吗到我们克里斯王国来？"

舒克把他和贝塔怎么在天上遇到老鹰，飞机怎么出了故障，以及他们怎么在克里斯王国起降等等，统统讲给他们听。

"飞机真能飞到天上去？"猫们不信。

"池塘里那怪物是坦克？"猫们大惊小怪起来。

克里斯王国的猫公民们真热情，有的去捞坦克，有的给贝塔和舒克端水喝。

在舒克和贝塔心目中，猫是凶狠的化身。他们万万没想到，猫还会笑着说话，还会这么热情！

坦克捞上来了，贝塔和舒克在猫公民的帮助下，把坦克车身上的水擦干净。

虽然同猫在一起干活舒克和贝塔还不大适应，但他俩觉得这些猫仗义。

"真对不起！"一只猫说。

这只猫大概是世界上第一只给老鼠道歉的猫。舒克和贝塔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

"要是世界上的猫都像他这样就好了。"贝塔想。

这时舒克心里也这么说。

坦克擦干净了，贝塔钻进去，试试车，发动机正常。

"给我们表演一下行吗？"一只猫提议。

"当然可以！"贝塔很乐意显示一下自己高超的驾驶技术。

他招呼舒克进来。

贝塔表演完，一只猫问：

"能让我们看看飞机上天吗？"

"当然可以！"舒克来劲儿了。"我先去把飞机修好。"克里斯王国的猫公民们抬起贝塔的坦克，浩浩荡荡地朝舒克的直升飞机走去。贝塔和舒克站在坦克的炮塔上，神气极了。

直升飞机上的发动机出了故障，幸亏舒克对他的直升飞机很熟悉，只用了十分钟就修好了。

猫公民们把舒克的直升飞机和贝塔的坦克围得水泄不通。他们很喜欢这两位有本事的飞行员和坦克兵。

舒克钻进直升飞机的驾驶舱。

"上来吧？"舒克邀请贝塔。

"你自己去吧，我在下边等你。"贝塔对舒克的直升飞机的安全性表示怀疑。

直升飞机的螺旋桨转起来了。紧接着，直升飞机腾空而起。

猫公民们先是愣了一下，接着一起欢呼。

舒克驾驶着直升飞机在克里斯王国上空作着各种高难度的飞行表演。一会儿空中悬停，一会儿急转弯，一会儿垂直起落。猫公民们看花了眼，赞叹声连成一气。

贝塔把头伸出炮塔，他不得不承认舒克的飞行技术是第一流的。贝塔想，他的坦克如果和舒克的直升飞机联合起来，就谁也不怕了。

克里斯王国的公民们大饱了眼福，他们对舒克和贝塔佩服得五体投地。

二十、克里斯王国的国王要接见飞行员和坦克兵。

舒克和贝塔看见国王后大吃一惊。

舒克驾驶着直升飞机安全着陆了。

猫公民们拥到飞机旁边，把舒克抬起来，抛向空中，然后接住，又抛起来。当他们被抬到一片绿色草地上的时候，迎接他们的是丰盛的宴会。猫公民们纷纷从自己家里把最好吃的食物拿来。舒克和贝塔已经饿坏了，他们准备饱餐一顿。

再说，猫宴请老鼠，这意义也不一般呀！

这时，走来一队猫宪兵。

"我们的国王听说你们来了，要接见你们。"宪兵对舒克和贝塔说。

"国王！"贝塔一愣，看着舒克。

舒克也觉得国王一定是见多识广的老猫，肯定认识老鼠。

"我们吃完饭去，行吗？"舒克说。他想来个缓兵之计，等吃完饭，就和贝塔立即飞走。

"可以，请快点儿吃。"猫宪兵站在远处等着。

舒克悄悄把他的计划告诉了贝塔，动员贝塔把坦克丢掉，跟他一起坐直升飞机先跑，过几天再悄悄回来把坦克吊走。贝塔同意了。

"你们的国王很老吗？"舒克边吃边问猫公民。

"没见过。"坐在舒克身边的一只猫说。

"没见过？"贝塔不信。

所有的猫都摇头说没看见过。

"国王厉害吗？"舒克问。

听舒克一问，猫公民们的脸都吓白了。舒克和贝塔看出，克里斯王国的国王一定很凶。

"国王有法术，会放电。"一只猫小声告诉舒克。

"会放电！"舒克大吃一惊。

"咱们快走吧！"贝塔催舒克。

舒克觉得应该和猫公民们打个招呼，不然太不仗义了。

"多谢大家，我们走了。"舒克站起来和猫公民们告别。

一听说舒克和贝塔不见国王就走，猫公民们吓坏了。

"你们要是走了，我们可就没命了。"一只猫说。

"国王该发皮皮了！"另一只猫一边打哆嗦一边说。

舒克和贝塔愣住了。

"还走吗？"舒克问贝塔。

贝塔耸耸肩膀，坐下了。

舒克也坐下了。

猫公民们感激地望着舒克和贝塔。

舒克和贝塔小声商量了一会儿，决定开着坦克和飞机去王宫，见机行事。

吃完饭后，贝塔钻进坦克，在猫宪兵的引导下，向王宫驶去。舒克的直升飞机在空中跟着。

克里斯王国的王宫很明亮，是大理石建筑。王宫前面有一座广常贝塔的坦克停在王宫门前的台阶下边。舒克的直升飞在坦克旁着陆。

舒克和贝塔跟着猫宪兵走进王宫。他俩数着，一共经过了三十七道岗！
"跑不成了！"舒克小声说。
到了一座大殿门口，宪兵示意舒克和贝塔等一会儿。
国王宣召舒克和贝塔进殿。
舒克和贝塔硬着头皮走进去，他俩看见国王后大吃一惊--国王是一只老鼠！一只白老鼠！

二十一、克里斯王国国王的来历。

一年以前，一只名叫白路的供医学试验用的小白鼠，当医务人员在他身上移植了老虎胆和人工心脏后，他利用医务人员的疏忽，逃出了医院。

可想而知，这只装着老虎胆和人工心脏的小白鼠，来到外界后，围绕着他，一定会发生一系列极为有趣的事件。

下面是他出逃后的遭遇。

白路首先遇到一只大猫。

这么干净的白老鼠，大猫还是头一次见到。他咂咂嘴，朝白路逼过来。

"你不怕我电死你？"白路原地不动，像没事儿一样，说。

"电？"大猫站住了。他怕电。

白路按了一下胸脯，人工心脏上的红灯一闪一闪地亮起来。

大猫被吓住了。这小子身上还真有电！

"怎么样，想尝尝电的滋味儿吗？"白路朝大猫走过去。

大猫连连倒退着。

"不，不，哪儿的话呀！"大猫扭头就跑。

"站住！再跑我就放电啦！"白路吓唬他。

大猫立刻乖乖地站祝

"跟我走。"白路说完转身就走，连头也不回。

大猫断定白路身后有电眼，只好老老实实地在后边跟着。

从此，白路就把这一带的猫都镇住了。猫们每天向他进贡食物。他们都怕电。因为他们不知道电是什么东西，只听说厉害。

一天，白路听说几十里外有一个克里斯王国，王国里有几千只猫，于是，他决定去克里斯王国当国王，享享福。

白路轻而易举地就把克里斯王国的国王赶下了台。一是因为克里斯王国的猫公民们从来没见过老鼠；二是因为他们也怕电，怕得要命。

白路当上了克里斯王国的国王，只有少数几个大臣可以见到他。白路命令王国的公民们为他修建了豪华的宫殿，猫公民们只好老老实实地侍候国王，又怕又恨。

其实，只要有一只猫公民稍微试一下，就能知道国王身上只不过装着一节电池，根本没有杀伤力。可是，谁也不敢试，而且越传越神，越神越怕。

二十二、国王也大吃一惊。舒克和贝塔拒绝吃猫肉。

当舒克和贝塔发现克里斯王国的国王是他们的同胞后，觉得不会有危险了。

白路国王万万没想到召见的飞行员和坦克兵是两只老鼠--他的同胞！白

路国王心里一惊，他怕舒克和贝塔把他的底细--一只老鼠泄露出去。再说，看到两只老鼠穿着飞行服和坦克装，他心里也有点儿发颤。

国王眼珠一转，想出计策。他要害死舒克和贝塔。

国王辞退了大臣们。大殿里只剩下他、舒克和贝塔。

"你怎么能当上猫国的国王？"舒克亲热地问。

"一下还说不清。"国王也亲热地说，"你们怎么当上飞行员和坦克兵的？"舒克和贝塔把经过告诉国王。

"真是咱们老鼠家族的英雄。"国王竖起大拇指，"我宴请你们。" "我们刚刚吃过饭。"舒克说。

"那也得吃。"国王说。

盛情难却，舒克和贝塔只得从命。

国王命令侍从去准备宴席，并悄悄吩咐在舒克和贝塔的碗里下毒药。

舒克和贝塔很感激国王，他们觉得老鼠当国王一定比猫心地善良--老鼠受的苦太多了。

在国王的陪同下，舒克和贝塔来到宴会大厅。真明亮呀！

高大宽阔的宴会厅到处是鲜花，宽大的餐桌上摆满了丰盛的饭菜。舒克和贝塔眼睛都看花了。

"请入席。"国王说。

舒克和贝塔挨着坐下。

"这是红烧猫肉。这是清炖猫肉。这是炒猫肝儿。"国王向客人介绍说。

正准备进餐的舒克和贝塔停住了。怎么？这一桌子都是猫肉？国王吃自己臣民的肉？

"吃呀？"国王急了，他怕舒克和贝塔不吃，里面有毒药呀！

"你天天吃猫肉？"舒克问。

"是呀！猫肉很好吃。别客气，快吃！"国王催促道。

舒克和贝塔想起了猫公民们怕国王的情景。他们万万没想到，老鼠当了国王，比猫更残忍。

"你怎么能吃猫肉呢？"贝塔火了。生来怕猫恨猫的贝塔，居然为猫说话了。

"猫能吃我们老鼠肉，我们老鼠为什么不能吃猫肉呢？"国王反问。

"这。"舒克和贝塔答不上来，反正他们觉得国王吃自己的臣民不对。

看见舒克和贝塔不吃，国王急了。

二十三、舒克和贝塔大战克里斯国王。

猫公民们要吃自己的国王。

"你们吃不吃？"国王拉下了脸。

舒克和贝塔摇摇头。

"我放电了？你们不怕电？"国王按了一下胸脯。人工心脏上的红灯一闪一闪地亮了。

舒克和贝塔互相看了一眼，笑了。原来这就是国王身上的电呀！舒克和贝塔的飞机、坦克上都装着电池，他们懂得电，所以不怕电。

国王见舒克和贝塔不怕他身上的电，有点儿慌。他站起来，走近舒克和贝塔。

"我放电了？"国王拿出放电的架式。

"放吧，我身上正需要电呢！"舒克张开双臂。

国王傻眼了。其实他根本放不出电。

"来人呀！"国王大声喊叫起来。

几只猫宪兵跑进来。

"把他俩抓起来！他们是老鼠！猫应该吃老鼠！"国王一急，忘了自己也是老鼠了。

真没想到，老鼠当了国王，对自己的同胞比猫还凶！贝克和贝塔互相看了一眼，同时朝国王走过去。

舒克一拳将国王打倒，贝塔用最快的速度打开国王的人工心脏，取出了心脏里的电池。国王躺在地上不动了。

猫宪兵早就恨国王了，国王吃了他们不少亲戚朋友。看见国王躺在地上不动了，猫宪兵们欢呼着跑出王宫，把喜讯告诉全体公民们。

转眼间，猫公民们潮水般地涌进王宫。他们要吃掉国王。

舒克和贝塔不干了。他们一听说猫吃老鼠就火冒三丈。

猫公民们才不管舒克和贝塔的劝阻呢，他们叫骂着冲上前来。

"快把电池装上！"舒克急中生智。

贝塔忙把电池装进国王的人工心脏里。

国王站起来了。猫公民们吓得连连后退，纷纷跪在地上磕头。

舒克和贝塔笑得前仰后合。他们明白了，白老鼠之所以能在克里斯王国称霸，原因在猫公民身上。

二十四、国王辞职。舒克和贝塔带着白路飞离克里斯王国。

舒克和贝塔动员猫公民们先离开王宫，由他俩治服国王。

猫公民们退出去了。

国王老老实实在地把他的来历告诉给舒克和贝塔。舒克和贝塔为难了：把白老鼠留下吧，他会继续欺负猫公民们；把他身上的电池取出来吧，猫公民们又要吃他了。

看来，只有把白老鼠带走。带到一个人人懂电而又没有猫的地方去，他才会老老实实在地生活。

"把他送到发电厂去，那儿人人懂电；听说也没有猫。"贝克提议。

贝塔同意了。

白路不敢反对。

舒克和贝塔走出王宫，向克里斯王国的猫公民们宣布，白路国王辞职了，由他们把国王带走。

猫公民们高兴得跳起了舞。看见自己下台后臣民这么高兴，白路心里挺不是滋味儿。

舒克和贝塔开始检查直升飞机和坦克。为了方便，舒克和贝塔在坦克上安装了一个铁环，在直升飞机下边安装了一个铁钩子。这样，直升飞机吊起坦克就能起飞。

一切准备工作完成了。猫公民们送给舒克和贝塔好多食物，几乎把直升飞机和坦克都塞满了。

白路和舒克登上了直升飞机。

贝塔钻进坦克。

直升飞机起飞了，它悬停在坦克上空，用钩子钩住了坦克。

"准备好了吗？"舒克通过无线电问贝塔。

"准备好了！"贝塔回答。

舒克一拉操纵杆，直升飞机向天上飞去，坦克跟着拔地而起。

猫公民们向舒克和贝塔招手，白路在飞机里挺惭愧。

克里斯王国的城堡越来越小了。

二十五、在去发电厂的途中，白路准备劫持舒克的直升飞机。舒克一点儿也没发觉。

舒克的直升飞机吊着贝塔的坦克，离开克里斯王国，飞到空中。

"贝塔！贝塔！你知道发电厂在哪儿吗？"舒克通过无线电询问贝塔。

贝塔正躺在坦克里的床上吃东西呢。

"不知道。我在电视上见过，发电厂有大烟囱，还有许多电线。你把飞机拉高一点儿，看看四周有没有。"贝塔一边吃一边回答。

舒克操纵直升飞机向高空飞去。

"你也帮着找找。"舒克对白路说。

白路暗中一直注意观察舒克是怎样驾驶飞机的，他准备劫持舒克的直升飞机。

自从登上直升飞机，白路就被这个现代化的空中飞行物迷住了。他觉得当个飞行员比当国王还要来劲儿！在王宫里是贝塔和舒克一同对付他，而现在飞机上只有舒克自己，一比一，白路不怕！你别忘了，白路身体里装的是老虎胆。

白路眼光不离舒克，他已经摸到一点儿驾驶飞机的门道了。

"你老看我干吗？还不快帮着找找发电厂。"舒克说。他一点儿也没发现白路的企图。

"我到后边看看。"白路走到机舱的后边，假装往下看。

下边是一片麦地，还有村庄和河流。

"找到发电厂了！"舒克兴奋得叫起来。

白路跑到舒克旁边往前一看，真的，一座雄伟的发电厂出现在机头前方。

"舒克，舒克，我也看见了！"耳机里传来贝塔的声音。

"注意，我准备降低高度。"舒克通知贝塔。

白路觉得要是再不动手，就来不及了。他趁舒克正在聚精会神地操纵飞机，悄悄地来到舒克背后。

二十六、舒克和白路在直升飞机上进行激烈的搏斗。直升飞机失去控制。

舒克正在寻找合适的着陆地点，猛然觉得胳肢窝特别痒痒。回头一看，白路在胳肢他。

"你。你要。干吗？"舒克忍住笑，夹紧胳膊，死死握住驾驶杆。

"我要你的飞机！"白路更加使劲地胳肢舒克。

"别。别闹，飞。机会掉。下去的！"舒克还以为白路同他逗着玩呢。

"谁和你闹，我真要你的飞机！"白路腾出另一只手来搔舒克的肚子。

舒克万万没想到白路会来这一手。他痒痒得受不住了。贝克松开驾驶杆和白路搏斗起来。直升飞机失去了控制。

躺在床上的贝塔忽然觉得坦克忽上忽下，他弄不清舒克在搞什么名堂。

"舒克，你在干什么？我刚吃了东西，你这样折腾会弄得我消化不良的！"贝塔通过无线电喊起来。

舒克正和白路在直升飞机上滚作一团。他听到贝塔的声音，急忙对着话筒喊："贝塔，白路要劫持飞机！"啊？白路要劫持飞机！贝塔傻眼了，他后悔没坐在直升飞机上。就靠舒克自己，很难打过白路。

贝塔急得团团转，直升飞机就在头顶上，他干着急，上不去。

贝塔趴在潜望镜上往外一看，吓出了一身冷汗--前方是一个巨大的烟囱，眼看直升飞机就要撞到烟囱上了！

"舒克！舒克！快拉驾驶杆！"贝塔大喊一声，闭上了眼睛。他知道来不及了。

舒克听到贝塔的叫声，知道一定有紧急情况，他顾不上往外边看--也看不成，白路压在他身上--用脚使劲往后一钩驾驶杆，直升飞机笔直地向天空升去，螺旋桨几乎擦着了烟囱，好险哪！

闭着眼睛等待和烟囱相撞的贝塔睁开了眼睛，他的坦克服都湿透了。贝塔决定去支援舒克，可怎么上去呢？

二十七、白路企图把贝塔甩下直升飞机。直升飞机掉进烟囱里。

贝塔打开坦克舱盖儿，从坦克里伸出头来。嚯，风真大，呼呼地响。贝塔把帽子系好。

直升飞机在头顶上轰鸣着。贝塔抬头一看，铁钩子又细又长，要想顺着它爬到直升飞机上去真不容易，弄不好就会掉下去，摔得粉身碎骨。

直升飞机忽上忽下，忽左忽右，他随时都有摔下去的危险。

"反正也是死！"贝塔一咬牙，钻出坦克。他两手抓紧铁钩子，开始向上爬。

往常，贝塔根本不把爬桌子、爬柜子放在眼里，可现在每爬一步，他都要使出全身的力气。光是风就可以把他吹走。

正当贝塔快要抓住直升飞机的轮子时，白路发现了贝塔。

白路明白，只要贝塔爬上直升飞机，他劫持飞机的图就会落空。那时，舒克和贝塔不把他从飞机上扔下去才怪呢！

白路突然放开舒克，走向驾驶台，猛烈地摇起驾驶杆来--他想把贝塔甩下去。直升飞机开始剧烈地晃动起来，贝塔一下没抓住，松开了手和脚，被抛到空中。

幸亏贝塔早有提防，把自己的尾巴拴在铁钩子上，当作安全带。

贝塔的身体在空中飞舞着，他的尾巴死死地系在铁钩子上。

舒克发现了贝塔的危险处境，他过去用劲把白路从驾驶台前推开。

直升飞机垂直地下降。

贝塔忽然觉得眼前一黑，一股呛人的烟味儿刺得他直咳嗽。

直升飞机和坦克掉到大烟囱里了！

滚滚的浓烟刺得贝塔两眼流泪，连连咳嗽。直升飞机越往下，温度越高。

白路已经吓傻了，老虎胆在烟囱里也不管用了。

烟囱里黑古隆冬，什么也看不见。舒克拉起了驾驶杆，直升飞机向上升去。舒克知道，直升飞机随时都有和烟囱相撞的危险，可他一点儿办法也没有——什么也看不见呀，听天由命吧！

奇迹发生了，直升飞机居然飞出了烟囱！

贝塔深深地吸了口气，用力向上一窜，抓住了直升飞机轮子。然后把尾巴从铁钩子上解开，爬上了直升飞机。

白路想把飞机门从里边插死。但他动作慢了一步，舒克已经把机门打开了。贝塔冲进机舱。

"我投降！我投降！"白路退到了机舱的角落里。

舒克和贝塔把他身上的电池取出来，白路咕咚一声躺在地板上。

舒克和贝塔反劫机成功了，紧紧地抱在一起。

二十八、舒克的直升飞机没电了，在一座大楼的凉台上起降。

"你真行！"舒克一边操纵飞机一边夸贝塔。

"哪儿有你飞行员厉害呀！用脚丫子开飞机！"贝塔听贝克说了倒勾驾驶杆的精采技艺，十分佩服。

"这家伙劲儿真大！"舒克回头看看白路。

"找个地方，把他放下吧！"贝塔提议。

"这儿正好是发电厂。"舒克同意。他寻找着陆地点。

直升飞机开始下降。贝塔的坦克先着陆了，直升飞机停在一旁。

"糟糕，我的飞机电池不足了！"舒克说。

"这是白路身上的电池。"贝塔把电池递给舒克。

"那他。"舒克看看躺在机舱里的白路。

贝塔也想起白路如果离开电池，心脏就不会跳动了。

"还是给他装上电池吧。不然把他扔出去，就活不成了。"舒克说。

贝塔把电池给白路装上。白路站起来。

"你走吧，这儿就是发电厂。"舒克打开机舱门，对白路说。

白路没想到舒克和贝塔这么宽大他，他怔怔地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快去吧！"贝塔催促。

"真对不起！"白路冲舒克和贝塔鞠了一躬，跑出机舱。

"咱们怎么办？"贝塔问舒克。

"来时我看见不远的地方有一座城市，咱们去那儿找电池。"舒克说。

"能飞到吗？"贝塔担心电量不够。

"行。"舒克发动了飞机。"你就在飞机上吧。"贝塔点点头。他不敢离开直升飞机了。

直升飞机吊着坦克升到空中，向城市飞去。这时，天已渐渐黑了。

直升飞机很快飞到了城市的上空。

"没电了！"舒克来回摆了摆驾驶杆，直升飞机不受操纵了。

"怎么办？"贝塔慌了。

"快找个着陆的地方！"舒克注意观察地面。

"下边是个凉台！"贝塔告诉舒克。

只有在这座大楼的凉台上起降了。

舒克的直升飞机和贝塔的坦克悄无声息地在凉台上着陆了。
当舒克和贝塔准备开机舱门时，他们不约而同地打了个寒颤。

二十九、小花猫变成了大花猫。舒克和贝塔被一个男孩子抓获。

原来，一只大花猫蹲在凉台上，正虎视眈眈地盯着他们的直升飞机。

借着月光一看，舒克就认出来了，这不是以前蜜蜂皇后为他举办宴会时，要处死他的那只小花猫吗！转眼都长这么大了。

"糟了，这是我的冤家！"舒克小声告诉贝塔。

"快起飞呀！"贝塔把电池没电的事忘了。

"没电呀！"舒克提醒贝塔。

贝塔一屁股坐在椅子上。

大花猫觉得从天上落下来的这架直升飞机挺面熟，可一时又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舒克的直升飞机原来是米黄色的，刚才在大烟囱里被熏黑了。

啊，想起来了！大花猫终于想起来了：这是一只名叫贝克的小老鼠的直升飞机！"哼，你再为大家办事，也是一只老鼠呀！"大花猫一边想一边做好了扑上去的准备。

"不好，他要向咱们进攻了！"贝塔眼尖，他发现了大花猫的企图。话音还没落，大花猫已扑上来，死死抓住直升飞机，大声叫起来。

屋里的灯亮了。接着，凉台门打开了，走出一个男孩子。

"这下完了！人最恨咱们老鼠！"贝塔耸耸肩膀。

"你不恨我吧？"舒克忽然问贝塔。

"恨你？干吗恨你？"贝塔不明白。

"是我把你吊到天上才有今天呀！"

"当然恨你。恨你干吗把飞机从烟囱里开出来，还不如掉下去呢！"舒克笑了。贝塔也笑了。不过笑得挺惨。

男孩子低头一看，眼睛亮了，哟，一架直升飞机！后边还有一辆坦克！

"哪儿来的？"男孩子往凉台下边看看。十二层高的楼，大花猫不可能叼着直升飞机和坦克爬上来呀！

"自己飞来的！"男孩子激动了，他弯腰拿起直升飞机和坦克，冲进屋里。

三十、舒克和贝塔第一次和人交朋友。皮皮鲁款待他俩。

男孩子把直升飞机和坦克放在桌子上，大花猫窜上了桌子，蹲在旁边，随时准备抓获舒克和贝塔。

男孩子向飞机里面看，他张大了嘴，半天说不出话来。直升飞机里有一只穿着飞行服的小老鼠和一只穿着坦克装的小老鼠！是这两只小老鼠驾着直升飞机到他的凉台上来的！

男孩子乐了，他打开直升飞机的舱门。

大花猫一下子扑上去，几乎把直升飞机撞到桌子下边。

"干什么！"男孩子火了，"不许你动他们！你要动他俩一根毫毛，我饶不了你！"大花猫愣了。"怎么？人不许猫抓老鼠！" "下去！"男孩子发令了。

大花猫乖乖地从桌子上跳下去。

贝塔和舒克松了一口气，他们很感激这个男孩子。

"咱们交个朋友好吗？"男孩子说，"你们叫什么名字？"名字？人问老鼠叫什么名字！舒克和贝塔差点儿流出眼泪来。从前，他俩只知道人管他们统统叫老鼠，没想到这个男孩子这么尊重他俩。

"我叫舒克。他叫贝塔。"舒克说。

"我叫皮皮鲁，咱们是朋友了。"皮皮鲁兴奋极了，"你们干吗到我家来呀？"

舒克把他和贝塔怎样到克里斯王国，又怎样把白路送到发电厂，以及同白路在空中搏斗，后来又怎样电池没有电了等等，统统告诉了皮皮鲁。

皮皮鲁听着，眼睛一眨不眨，而且越睁越大。

舒克得意极了。原来他还以为，人对他们老鼠的生活一点儿也不感兴趣呢！

孩子比大人好。这是舒克和贝塔的共同感觉。

"我去给你们找电池！"皮皮鲁说完拉开柜子，从柜子里拿出爸爸的电动刮胡刀，取出里边的电池。又从半导体收音机里拿出电池。

舒克和贝塔感激地看着皮皮鲁，他俩觉得要是再不从直升飞机里下来，就是不相信朋友了。

舒克和贝塔走出直升飞机。皮皮鲁笑了。

舒克把电池装进直升飞机。

"你能给我表演一下吗？"皮皮鲁问舒克。

"当然可以！"舒克看了看房间，足够他折腾了。

"我为你表演开坦克。"贝塔也愿意为朋友效劳。

"太好了！"皮皮鲁叫起来。

皮皮鲁看着表演，快活极了。

但大花猫却蹲在墙角气得要死。

表演结束后，皮皮鲁帮助舒克和贝塔把直升飞机和坦克身上的烟迹擦干净。还给贝塔洗了澡！

最令大花猫不能容忍的是，皮皮鲁竟然把大花猫的饭碗给舒克和贝塔端去，请他俩吃饭！

"今晚你们就住在我家吧！"皮皮鲁说。

舒克和贝塔商量了一下，同意了。他俩决定明天晚上飞走。舒克和贝塔有一个心愿，就是想为皮皮鲁干点儿什么。

为了安全起见，舒克和贝塔钻进坦克，甜甜地睡了一觉。

大花猫无可奈何。

三十一、舒克和贝塔把全城的时间拨快半小时。所有学校都提前放学。

第二天早晨，舒克和贝塔发现皮皮鲁不大高兴。

"我们能为干点儿什么吗？"舒克问皮皮鲁。

皮皮鲁耸耸肩膀。

"你不高兴了？"贝塔问。

"该去上学啦！你们要是能让提前放学的本事就好了！"皮皮鲁背起书包，一步三回头。

"咱们帮皮皮鲁一次忙吧！"舒克对贝塔说。

"怎么帮呀？咱们又不能改变时间。"贝塔无可奈何地说。

"你看见那座大楼上的钟了吗？他们全城的人都以这个钟为标准时间。咱们开着直升飞机去把长针拨快半圈，皮皮鲁不就能早放学了吗？"舒克说。

"真有你的！"贝塔对舒克佩服到家了。

舒克和贝塔开始做准备工作。他俩找了一根绳子，一头挽成一个圈套，另一头系在直升飞机上。

快到十一点半时，舒克和贝塔驾驶直升飞机飞出了敞开的凉台门。

"看，就是那座大楼！"舒克一边操纵飞机一边告诉贝塔。

"这钟真大呀！"贝塔吐吐舌头。

直升飞机飞到大钟跟前。这时，正好十一点半，大钟的长针垂直向下。

"我操纵飞机靠近钟，你把绳子套在长针上。"舒克说。

"行。"贝塔二话没说，打开机舱门。他一手抓住扶手，一手把绳子甩出去套长针。

舒克和贝塔想得太简单了，在空中用绳子套长针，谈何容易！

几十次都失败了。长针又走了五分钟。

想到朋友在课堂上盼着下课的难受样子，贝塔决定冒一次险。

贝塔把绳子拴在自己腰上，跳出了直升飞机。真壮观呀！

贝塔一下就抓住了长针，他死死地抱祝舒克拉起了驾驶杆，直升飞机向上升去，长针被直升飞机往上拉了将近半圈，十二点了！

"当！当！当！"的报时钟声差点儿把贝塔耳朵震聋。

全城所有的学校都提前半小时放学了。全城所有的人都发现自己的表慢了近半小时！没有人怀疑钟楼的钟不准。

钟表修理店门口排起了长长的人龙。

三十二、舒克和贝塔决定驾驶直升飞机参加航模比赛。

当皮皮鲁知道是舒克和贝塔帮他提前放学时，真感谢这两位朋友。

"全城的人都去修表了！"皮皮鲁觉得有趣极了。"咱们痛痛快快地玩吧！"可惜好景不长，一点钟提前半小时到了。皮皮鲁下午要提前去上学了！

"我们再去把钟拨回来！"贝塔提议。

"千万别去了，被大人们发现，非抓住你们不可！"皮皮鲁把凉台门关上。

"那你。"舒克觉得挺对不住朋友。

"没关系。早上早下嘛！"皮皮鲁倒想得开。

"你干吗不喜欢上学？"贝塔问。

"老师不喜欢我，总是看我不顺眼。"皮皮鲁委屈地说。

舒克和贝塔同情地看着皮皮鲁。没想到，人群里也有像他们老鼠一样被别人瞧不起的。

"我申请参加航模小组，老师说我不够资格，不批准。唉，明天就要举行全市航模比赛了。"皮皮鲁叹了口气，他非常喜欢参加航模活动。

"什么叫航模比赛？"舒克觉得航模似乎同飞机有关。

"就是模型飞机比赛！"皮皮鲁拉开门，准备去上学。

"我明天帮你去参加航模比赛，行吗？"舒克问。

皮皮鲁眼睛一亮，哎呀，他怎么没想起来！要是舒克开着直升飞机出现在比赛场上，保准把全场都镇了！

三十三、舒克和贝塔驾驶直升飞机作精采表演。航模选手们决定联合起来击落舒克的直升飞机。

当天晚上，舒克、贝塔和皮皮鲁做好了准备工作。听说航模比赛还有空战项目，皮皮鲁特意把自己的两支弹弓枪安装在舒克的直升飞机上，让贝塔担任射手，并为他提供了充足的石头子弹。

第二天上午，全市航模比赛开始了。整个体育场人山人海。皮皮鲁和本校师生坐在观众席上，老师还差点儿不让皮皮鲁来呢！

当本校航模队入场时，师生们一阵欢呼。只有皮皮鲁无动于衷。原先，皮皮鲁也极力为本校队员喊"加油"，谁不希望自己的学校光彩呀！可每次老师都说他是"假招子"。

"你要真想给本校争光，怎么考试没有得一百分呀！"这是老师挖苦皮皮鲁的口头禅。后来，皮皮鲁索性无动于衷了。

航模比赛开始了。一架架小飞机呼啸着升到空中，开始表演各种飞行动作，不断赢得喝采声。

"瞧瞧人家！再看看你们！唉！"老师又开始挖苦自己不满意的那些学生了。

"舒克准备！舒克准备！"皮皮鲁悄悄按按书包里的坦克，利用上面的无线电同舒克联系。

舒克和贝塔此时正坐在直升飞机里，停在皮皮鲁家的凉台上待命。

"明白！"舒克回答。

"起飞！"皮皮鲁下令。

一架米黄色的直升飞机出现在体育场上空，它立刻引起了全场观众的注意。

裁判员愣了，参加比赛的飞机中没有直升飞机呀！

只见直升飞机忽而空中悬停，忽而垂直降落，忽而盘旋，简直就像有人驾驶一样灵活。观众席上爆发出一阵阵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

裁判员也不得不连连点头。

"擦着观众的头飞！"皮皮鲁发令。

"明白！"舒克一压驾驶杆，直升飞机擦着观众的头绕场一周。

观众们先是一惊，紧接着又爆发出一阵掌声。

所有参加航模比赛的选手们都被激怒了，他们立即联合起来，决定在下一个比赛项目--空战中击落这架直升飞机。

三十四、舒克和贝塔同航模飞机展开了

一场真正的空战。皮皮鲁不让贝塔朝本校的飞机开火。

当裁判员刚一发出"空战开始"的口令时，几十架航模飞机腾空而起，同时向舒克和贝塔的直升飞机扑去。

"舒克，快撤退！"皮皮鲁慌了。

"别撤！咱们得给皮皮鲁争口气？！"贝塔不同意撤退。

"对，你快准备子弹！"舒克说。

一架红头飞机抢先朝直升飞机冲过来。

贝塔把子弹装进弹弓枪，拉满了橡皮筋，瞄准红头飞机。

"打！"舒克说。

贝塔一钩扳机，石头子弹射了出去。只听"叭！"的一声，红头飞机的螺旋桨被打掉了。红头飞机一个倒栽葱掉下去。

全场一阵欢呼！直升飞机上有真炮，能击落对方！孩子们激动了，这是真正的空战呀！

皮皮鲁把手都拍红了。

"注意后方！"皮皮鲁提醒舒克。

舒克早就注意到后边有一架蓝飞机想偷袭他。这时，前方正好有一架双翼飞机扑过来。

就在双翼飞机快要撞上直升飞机的一瞬间，舒克操纵直升飞机垂直升起来。

双翼飞机和蓝飞机相撞了。

连裁判员都欢呼起来。

贝塔又接连击落了两架飞机。

"你的枪法真准！"舒克夸奖贝塔。

"炮手打枪，小意思！"贝塔得意了。

这时，空中还有十几架敌机，它们不敢靠近直升飞机了，在远处盘旋。

"咱们进攻一下吧？"贝塔提议。

"行。"舒克调转机头，朝一架白色的飞机冲过去。

贝塔瞄准了白飞机。

"别打！别打！那是我们学校的飞机！"耳机里传来皮皮鲁急切的声音。

"别打！"舒克赶快阻止贝塔。

"怎么？"

"那是皮皮鲁学校的飞机。"

"他们学校不是不让他参加航模小组吗？""谁知道怎么回事！他不让打就别打呗，飞行员得服从地面指挥，懂吗？""还有哪架不能打，先说！"贝塔不高兴地说。

经过一个小时的空战，体育场上空只剩下直升飞机和皮皮鲁学校的飞机了。

三十五、大花猫暗算舒克和贝塔。舒克和贝塔在夜色中告别皮皮鲁。

皮皮鲁的学校获得了这次航模比赛的冠军。

全校师生潮水般地涌向校航模队的运动员们，把他们抬起来，抛向空中。其他观众和裁判员都为那架米黄色的直升飞机悄然离去而感到迷惑不解。

那是舒克和贝塔按照皮皮鲁的命令返航了。他们俩一点也不明白皮皮鲁为什么这么做，他们本想让皮皮鲁大大地神气一番呢。

"你看大家，都为本校得冠军高兴。就你无动于衷，一点儿荣誉感也没有！"老师又挖苦皮皮鲁了。

皮皮鲁顾不上理老师，撒腿往家跑，去感谢舒克和贝塔。

皮皮鲁作梦也不会想到，舒克和贝塔已经大祸临头了。

原来，大花猫对皮皮鲁如此热情地对待舒克和贝塔，早就不满了。他今天趁皮皮鲁不在家，等舒克和贝塔刚一在凉台上着陆，就准上去抓住直升飞

机，连同飞机里的舒克和贝塔塞进事先准备好的纸箱子里，再把纸箱子封死，推到床底下尽里头。

当皮皮鲁跑进屋子时，大花猫正趴在桌子上假装睡觉。

皮皮鲁跑到凉台上一看，没有直升飞机！屋里也没有！

"看见舒克和贝塔了吗？"皮皮鲁拍拍大花猫。

大花猫打了个哈欠，摇摇头。

皮皮鲁慌了。他站在凉台上往外面看，没有直升飞机的影子。

"又没电池了？被人抓走了？出飞行事故了？"皮皮鲁猜测着。

皮皮鲁想起书包里的坦克。他拿出坦克，打开舱盖儿，从里边拿出小话筒。

"舒克，舒克，你在哪里？你在哪里？"皮皮鲁呼叫着。

"我是舒克！我是舒克！我在床底下的纸箱子里！我在床底下的纸箱子里！" "床底下？纸箱子里？"皮皮鲁莫名其妙。他爬到床下，拉出纸箱子，打开一看，直升飞机真在里边。

大花猫吓傻了，他浑身开始哆嗦起来，他相信皮皮鲁一定饶不了他！

皮皮鲁把直升飞机从纸箱子里拿出来。

"你们怎么藏在这儿？"皮皮鲁惊奇地问。

"跟你开个玩笑呗！"舒克看见大花猫浑身发抖，不忍心揭发他。

"对，开个玩笑！"贝塔点点头。

"你们真逗，把我急坏了！"皮皮鲁笑了。

大花猫松了一口气，表情挺不自然。

皮皮鲁用最丰盛的饭菜款待舒克和贝塔。吃完饭后，贝克和贝塔决定和皮皮鲁告别了。他俩觉得待在大花猫身边凶多吉少。皮皮鲁找来几节新电池，送给舒克和贝塔，又赠送给他俩许多食物。

"我们以后来看你！"舒克说。

"我等着你们！"皮皮鲁真舍不得让舒克和贝塔飞走，可他不敢长长留舒克和贝塔。要是让妈妈发现这架来历不明的飞机，她不把飞机交给学校老师才怪呢！

舒克登上直升飞机，贝塔钻进坦克。

夜色降临了。直升飞机吊着坦克起飞了。皮皮鲁站在凉台上冲舒克和贝塔招手。

一场恶战在野外等待着舒克和贝塔。

三十六、舒克和贝塔在空中听到紧急呼救声。野猫不怕坦克发射的炮弹。

舒克和贝塔离开皮皮鲁家，朝城外飞去。

"贝塔，你在干什么？"舒克一边开飞机一边通过无线电问坦克里的贝塔。

没有回答。

"贝塔！贝塔！"舒克以为贝塔出了什么事。

贝塔正在坦克里偷偷掉眼泪呢。他觉得皮皮鲁真可怜，没人理解他。不知怎么搞的，贝塔想起了自己从前在家里时的处境，想起了咪丽欺负他的情景。

"贝塔！贝塔！"舒克叫着。

"干吗？"贝塔问舒克。

"我还以为你被大花猫绑架了呢！"舒克说。

"净瞎操心！"贝塔说完打开坦克舱盖，把头伸出来。他觉得坦克里憋得慌。

天上挂满了密密麻麻的星星，贝塔一直弄不清这些星星是怎么被人安到天上去的。"大概也是用飞机运上去的吧？"贝塔想。

"救命啊--"忽然从地上传来一阵呼救声。

贝塔觉得这声音挺耳熟，他顾不上细想，忙叫舒克："舒克！舒克！地面有呼救声！地面有呼救声！请你降低高度！" "明白！"舒克操纵直升飞机下降。

呼救声越来越大，借着月光，贝塔看见三只大野猫在咬一只小花猫。小花猫拚命挣扎。

"地面上怎么回事？"舒克问。

"三只猫在欺负。"贝塔还没说完，舒克就急了："准备参战！" "三只猫在欺负一只猫！"贝塔把话说完。

"猫和猫打架？"舒克操纵直升飞机悬停在空中。他觉得似乎没必要去干涉猫之间的战斗。

贝塔也是这么想。

直升飞机现在离地面很近了，贝塔忽然呆住了--那只喊救命的小花猫是咪丽！

"舒克！舒克！帮帮咪丽吧！"贝塔请求。

"咪丽？什么咪丽？"舒克不明白。

"就是我原来跟你说的那个咪丽呀！"

"就是欺负你的那只小花猫？"舒克不信，哪有这么多巧事。

"就是她！没错！"贝塔肯定地说。

"去救她？"舒克觉得贝塔的心眼儿真不错。

"救她！你把我的坦克放到地面上，你在空中掩护我！"贝塔说。

舒克同意了。他一推驾驶杆，直升飞机迅速下降着。贝塔觉得坦克一阵震动--着地了。

舒克用高超的飞行技术摘下钩在坦克上的铁钩子，驾驶飞机升到空中。

贝塔好长时间没开着坦克打仗了，他的手早痒痒了。贝塔把一发炮弹塞进炮膛。通过潜望镜，贝塔看见三只大野猫正围着咪丽咬呢。

贝塔驾驶着坦克朝三只野猫冲过去。

一只大野猫的屁股正对着坦克。贝塔加大速度撞上去，大野猫连打了两个滚儿。

另外两只野猫愣了一下，马上朝贝塔的坦克扑上来。他们没把这个小玩意儿放在眼里--野猫的身体比贝塔的坦克大一倍。

贝塔对准其中一只野猫的肚子开炮了，那只野猫挨到炮弹后稍稍停顿了一下，又冲上来。大野猫不怕贝塔的炮弹！

贝塔索性一按电钮，坦克迎着野猫开上去，履带压着了一只野猫脚，疼得他大叫起来。

咪丽被这突如其来的变化惊呆了。她眼睛忽然一亮：是贝塔的坦克。

三只野猫凑到一起碰了下头，一起朝坦克走过来。

贝塔操纵坦克掉头就跑。一来他想把野猫引开，让咪丽脱离险境；二来

他怕这三只野猫把他的坦克翻个底朝天。

野猫奔跑的速度非常惊人。贝塔的坦克几乎飞了起来。野猫在后边紧紧地跟着坦克，眼看就要追上了。

"刹车！"从空中传来舒克的声音。

一句话提醒了贝塔。贝塔突然来个急刹车。三只野猫停不住，冲到前边去了。贝塔掉头往回开。

贝塔从潜望镜里看见咪丽还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像傻子一样。

野猫又追上来了。

三十七、舒克驾驶直升飞机参战。舒克把野猫吊离战常野猫们从三个不同的方向朝坦克扑过来。

"请求空中支援！请求空中支援！"贝塔对着话筒喊起来。

舒克早已做好了准备，他把两支弹弓枪都压上了子弹。

"贝塔，你掉头跑！"舒克说。

贝塔操纵坦克掉头就跑，野猫在后边追。

舒克驾驶直升飞机压在野猫的头顶上飞。直升飞机离野猫只有一尺的距离。

舒克一手握驾驶杆，另一只手钩住弹弓枪的扳机。

枪口几乎挨着了一只野猫的后脑勺。舒克钩动了扳机。

那只野猫惨叫一声，在地上连着打了好几个滚儿。

另外两只野猫还是死咬住坦克不放。

"舒克！用铁钩子钩野猫的耳朵！"贝塔想出个好办法。

"太棒了！"舒克忘了发挥铁钩子的作用，经贝塔这么一提醒，他觉得铁钩子一定厉害。

野猫还在高速奔跑着。舒克的直升飞机与野猫保持着同等的速度。直升飞机下边的铁钩子在一只野猫的耳边来回晃动着，要想钩住他的耳朵也真不容易。

终于钩上了！可野猫太重了，飞机只能把他的两条前腿吊离地面。这就够了，野猫被直升飞机拖着，疼得他大声喊"饶命"。

"把他拖远点儿！"贝塔说。

舒克驾驶直升飞机拖着大野猫朝远处飞去。

三十八、舒克和贝塔大获全胜。咪丽感谢贝塔，贝塔决定和咪丽一起回家。

剩下的一只野猫不敢再追贝塔的坦克了，他跑到那只被舒克击中后脑勺的野猫旁边。两只野猫商量了一会儿，溜走了。

贝塔驾驶着坦克来到咪丽身边。

"谢谢你救了我，贝塔！"咪丽肯定坦克里一定是贝塔。

贝塔不敢出来。他牢牢记着咪丽猛然回头咬他一口的教训。

"你怎么到野外来了？"贝塔在坦克里问。

"你走后不久，主人就把我从家里赶出来了。"咪丽委屈地说。

"为什么？"贝塔不明白。他不在了，咪丽应该生活得好呀！

"主人说，没有老鼠，养猫也就没用了。"咪丽伤心地说，"原来都怪我不

好。原谅我吧，贝塔！现在我懂了，没有你，主人根本不会养我。"贝塔简直不相信这是真的--猫是因为有了老鼠才受到人的优待，如果没有老鼠，人根本不会养猫。

"我原来不该恨你，应该感谢你才对。"咪丽对着坦克说，"你出来吧，贝塔，我不会咬你了。"贝塔半信半疑地从坦克里伸出头来。他作好了随时钻回去的准备。

"刚才他们干吗欺负你呀？"贝塔看到咪丽浑身是伤。

"我好不容易找到一点儿吃的，他们来抢，我不给，他们就咬我。我已经好几天没吃饭了。"咪丽一边说一边掉眼泪。

要不是亲眼看见，说什么贝塔也不会相信猫咬自己的同胞时比咬老鼠还狠。

贝塔钻回坦克，给咪丽拿出一根香肠。

"你吃吧！"贝塔把香肠递给咪丽。

咪丽想从前自己不让贝塔吃饭，难过极了。

"吃吧！"贝塔又说了一遍。

咪丽大口大口吃起来。

"你以后怎么办呀？"贝塔问。

咪丽摇摇头。

"你在家过惯了贝服日子，出来真够受罪的。"贝塔说。

咪丽又哭了。

一个念头在贝塔脑子里产生了，他想帮帮咪丽。

"我帮你再回到主人家怎么样？"贝塔问。

"再回到主人家？"咪丽摇摇头，不相信。

"我先回去，你在屋外等着。主人一看见我回来了，不就又会收养你了吗？

"贝塔说。

"啊！"咪丽被贝塔的牺牲精神感动了。

咪丽和贝塔就这样决定了。

三十九、舒克决定去看妈妈。

贝塔和咪丽到了家。

"舒克！舒克！你在哪里？你在哪里？"贝塔呼叫舒克。

"我把大野猫扔到河里了，他洗了个澡！我马上回来！"耳机里传来舒克兴奋的声音。

不一会儿，直升飞机出现在贝塔和咪丽的头顶上。

从空中看到贝塔和咪丽在一起，舒克吓了一跳。

"贝塔！注意安全！"舒克提醒贝塔。

"你着陆吧，没事！"贝塔说。

直升飞机在坦克旁边着陆了。舒克打开驾驶座旁边的玻璃窗，他不敢下来。

贝塔把咪丽介绍给舒克，并把他要帮咪丽回家的决定告诉了舒克。

"和我们一起走吧！"贝塔说，"去一天，咱们再走。"听说贝塔要回到原来住的地方去，舒克忽然想起了自己的妈妈。自从他开着直升飞机离开家后，舒克还从未见过妈妈呢。尽管自己的妈妈有着不光彩的名声，可她毕竟是他

的妈妈呀！

"我想回家去看看妈妈，劝她跟我一道出来。"舒克说。

"她会肯吗？"贝塔问。

"试试看呗。难道她就高兴让大家喊贼吗？"“那这样吧，你去看妈妈，我去帮咪丽回家，咱们随时用无线电联系，争取明天下午会合，行吗？”贝塔提议，他不能和舒克分开。

"好吧！一小时联络一次！"舒克说。

朋友要分手了，虽然只有一天，可他们心里都很难受。

舒克钻进直升飞机，他冲贝塔和咪丽摆摆手。直升飞机起飞了。

"祝你一路平安！"贝塔说。

"祝你顺利！"耳机里传来舒克的祝愿。

"咱们走吧！"贝塔对咪丽说。

咪丽心里挺不好受，是她把贝塔从家里逼走的。而现在，却是贝塔把她送回家。

从潜望镜里，贝塔已经看见他原先居住的那座房子了。

贝塔把坦克停在咪丽身旁，打开舱盖儿，钻出半个身子。

"你在这儿等着。听到主人在里边喊叫后，你就进去，保准主人对你好！"贝塔对咪丽说。

"你不会有危险吧？"咪丽有点儿替贝塔担心。

"没事儿！"贝塔钻回坦克，把舱盖儿锁牢。

坦克从咪丽出入的小门驶进了屋子。

四十、贝塔大闹一常

咪丽受到主人热情的欢迎。

屋里黑古隆冬的，主人睡觉了。

贝塔把坦克开到床底下隐蔽好，他悄悄地从坦克里钻出来。

这里的一切对贝塔来说太熟悉了。大立柜，写字台，电视机。几乎一点儿变化也没有。贝塔一下就想起了他从前的生活。

贝塔走进他原来居住的洞里，他觉得这洞又黑又校贝塔真奇怪，从前他住在这里怎么一点儿也没觉得小过。脚下一个东西差点儿绊了贝塔一个跟头，低头一看，是他从前用来装香味儿的布口袋。

贝塔想起自己饿肚子时的难受劲儿，他真可怜自己。

贝塔想起咪丽还在屋外等着，他准备行动了。

贝塔钻出洞，爬上食品柜。

食品柜上放着一盘油炸花生米，贝塔不客气地大吃起来，还故意把花生米撒了一桌子。

主人睡得挺香。

贝塔把一个铁缸子从柜子上推下去。

"咣当！"

主人被吵醒了。

贝塔趁机大叫起来。

主人打开电源，看见了食品柜上的贝塔。

"老鼠！"主人一惊，掀开被子朝食品柜走了过来。"抓住他！"贝塔一溜

烟儿地钻到床底下。

"谁让你把咪丽轰跑了，看，老鼠回来了吧！"“这。”“怎么办呀！哎呀，把花生米撒了一桌子！”主人家里吵翻了天。

正在全家手足无措时，咪丽像天使般地出现在主人面前。

"咪丽！"主人兴奋得大叫起来。

"太好了，咪丽回来了！"

"咪丽回来了！"

主人全家一起欢呼。

"快去给咪丽拿吃的！"

"快去给咪丽洗澡！"

咪丽受到了最隆重的接待。

贝塔在床下看着这一切，心里有点儿那个。他多想也像咪丽这样受到人们的欢迎呀！贝塔明白这是做梦。不过他很清楚，是他使咪丽受到这样隆重的欢迎的。他扮演着一个不光彩的角色，用来换取咪丽在主人面前大放光彩的位置。

咪丽要感谢贝塔，他钻进床底下。

"咪丽去抓老鼠了！"主人喊道。

这话吓了贝塔一跳。他慌忙钻进坦克，盖好舱盖儿。谁能保证咪丽不是来抓贝塔向主人献殷勤的呢？

四十一、贝塔心里很难过。贝塔教咪丽学老鼠叫。咪丽很快就学会了老鼠叫。

"贝塔！贝塔！"咪丽站在坦克旁边叫。

"干吗？"贝塔问。

"谢谢你！"咪丽感激地说。

"贝塔没说话。

"你出来呀，我给你带来好吃的了！"咪丽说。

贝塔越想越不是滋味儿：咪丽为什么可以光明正大地受人宠爱，而他贝塔却要躲在这阴暗的床下。尤其使贝塔生气的是，咪丽还是打着抓他的旗号钻到床底下来的。

咪丽明白贝塔为什么伤心了，她哭着说："贝塔你别伤心。我真想和你交换，让你当猫，我当老鼠。

是你帮我回来的，你却得藏在床下挨骂。刚才听主人骂你，我心里真难过。咱们走吧，贝塔，我宁愿去野外流浪。"坦克舱盖儿打开了，贝塔钻出来。

"别哭了。净说傻话，这儿过得多舒服呀！我一点儿也不伤心，只要你不挨饿就行了。"贝塔一边说一边抹眼泪。"我明天就走了，你在这儿好好过吧！"

"你一走主人又该轰我了。"咪丽说。

贝塔觉得咪丽的话有道理。

"你就留在这儿吧，每天有吃有喝，多好呀！"咪丽提议。

"那可不行，我得和舒克在一起，我哪能把舒克扔在外边呢？"贝塔不干。

咪丽挺惭愧，她觉得贝塔对好朋友真讲义气。

贝塔忽然想出了一个好主意。

"咪丽，我想出一个好办法，不过你别嫌脏。"“什么办法？”“我给你留点儿我的屎--也就是耗子屎。你每天拿一点儿撒在主人的饭桌上，主人肯定

就不会轰你走了。"“这。”咪丽觉得有点恶心。

"你别小看老鼠屎，它能给你换来香喷喷的饭！一般人我还不给呢！"咪丽一想，这办法不错。

"可是老鼠屎要是用光了呢？你每隔两天能给我送一次吗？"咪丽不放心。

"两天送一次？这我可做不到。"贝塔吐吐舌头。

"那老鼠屎用完了以后主人又该轰我了。"咪丽现在觉得老鼠屎是无价之宝了。

贝塔眼睛一亮，对咪丽说：

"干脆我教你学老鼠叫吧！你学会了老鼠叫，每天晚上叫一会儿，主人听到这种声音就不会轰你了，天天还得给你好吃的。"咪丽觉得这办法好！

"来，现在就教。"贝塔当了老师。

"吱--"贝塔作示范。

"喵--"咪丽跟着发音。

"不是'喵'，是'吱'--"

"吃--"

"也不是'吃'，是'吱'。你注意看我的口型。"贝塔把牙露出来，嘴角向后咧。

咪丽模仿贝塔的口型：

"斯--"

"不对，不对，是'吱'--"

"。"咪丽不敢发音了。

"别灰心，要想生活得好就得下功夫。你看主人学外语时不是也很费事吗？来，再试试，吱--"“次--"“好，快了！吱--"“次--吱--"“对！就这样！再来一遍。"“吱--吱--吱---"咪丽学会了老鼠叫！这样，贝塔走后，主人还会继续宠爱她。

四十二、咪丽自己抓自己，主人上当。舒克贝塔失去联系。

为了保险起见，贝塔决定让咪丽演习一次。

咪丽在床底下连续发出"吱--"的叫声，同时用爪子抓纸箱子。

主人被吵醒了，他打开灯。

"吱--吱--"

"喵--喵--"

"吱--吱--"

"喵--喵--"

咪丽一会儿学老鼠叫，一会儿又发出猫叫的声音，同时在床下乱踢乱抓，好像床下正发生着一场猫鼠之间的恶战。

"你们快听，咪丽抓老鼠呢！"主人对家人们说。

床下越打越热闹。床上的主人高兴得咧着嘴笑。立柜上的贝塔手舞足蹈。

老鼠叫声没有了。猫叫声继续着。

"抓住了！抓住了！"主人兴奋地跳下床，趴在地上往床底下看。

咪丽一边抹嘴一边从床底下钻出来。

主人抱起咪丽亲了一下。

"这么快就把该死的老鼠吃了！"主人夸奖咪丽。

贝塔心里又有点儿不是滋味儿。但一会儿就过去了。

主人睡觉后，贝塔从立柜上下来，钻进床底下。

"像真的一样！"贝塔认为咪丽可以毕业了。

"对不起，是你帮助了我。而主人每次夸奖我时都要骂你，真对不起！"

咪丽心里很难过。

"没关系，我不怕骂。"贝塔安慰咪丽。

贝塔忽然一拍脑袋："哎呀，该和舒克联系了！"贝塔钻进坦克，戴上耳机。

"舒克！舒克！我是贝塔！请你回答！"

"。"

"舒克！舒克！我是贝塔！请你回答！" "。" "舒克！舒克！我是贝塔。" "。" "糟糕，舒克一定出事了！"贝塔钻出坦克，焦急地对咪丽说，"我得马上走。再见了，咪丽！" "我和你一起去！"咪丽连想都没想就说。和贝塔相处的时间虽然不长，可咪丽的身上已经起了变化。

"你？不在这儿过贝服日子了？"贝塔不信。

"说不定我能帮你们忙呢！"咪丽说。

贝塔觉得有一只猫跟着他，的确可以安全些，就同意了。

咪丽和贝塔迅速离开了屋子，用最快的速度朝舒克家奔去。

四十三、舒克的直升飞机在房顶上着陆。舒克在桌子上碰见木头羊和小布狗。木头羊和小布狗反对舒克看妈妈。

舒克和贝塔分手后，驾驶着直升飞机去看妈妈。

舒克飞到了自己熟悉的地方。他看见了和贝塔打仗的地方，看见了蜜蜂皇后宴请他的地方，还有小麻雀的家。

舒克多想见见小麻雀他们呀。自从他把贝塔的坦克吊走后，还一直没回来过呢，小麻雀他们一定急坏了。

舒克决定还是先去看妈妈。他已经看见了妈妈住的那座房子。直升飞机朝房子飞去。

为了安全起见，舒克把直升飞机停在房顶上。他把一根绳子拴在飞机上，另一头扔下来，绳子正好经过窗户。

舒克顺着绳子溜下来，落到窗台上。

窗户没插。舒克悄悄钻进屋里。

舒克借着月光一看，屋里变化真大，床和桌子都挪了位置。舒克从窗台跳到桌子上。

"这不是舒克吗？"黑暗里传来一个声音。

舒克吓了一跳。

舒克顺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是木头羊。旁边还有小布狗。

"你们好！"舒克说。

"你好！"小布狗热情地说，"我们听说你现在变得可好了，净帮助别人。"

"听小麻雀说，你还救过她的命呢！"木头羊说。

"应该做的。"舒克不好意思了。

"你来干什么？"小布狗好奇地问。

"我来看看妈妈。"舒克说。

"看妈妈！你不是已经变好了吗？"

"我妈妈。"舒克不知说什么好。

"你妈妈还偷东西呐！"小布狗提醒舒克。

"我要接她出去。"

"简直胡闹！让她跟你在一块真丢人！"木头羊说。

"可。她。总是我的妈妈呀！"舒克说。

木头羊和小布狗开始气嘴了，接着他俩又交头接耳地嘀咕起来。

"再见！"舒克说完从桌子上爬下来，朝自己家走去。

四十四、舒克恨自己没有早点儿想到妈妈。舒克想给妈妈找吃的东西。舒克遇险。

舒克的家没有变化，洞口还是老样子。

舒克趴在洞口听听，里面没动静。他蹑手蹑脚地钻进去，生怕吓着妈妈。

一钻进洞里，舒克立即想起了自己的童年，想起妈妈每天从外边带吃的回来喂他的情景。

"谁？"黑暗中传来一个颤抖的声音。

舒克定了定神，走过去一看，角落里躺着一只年迈的老鼠，正是他的妈妈。

"妈妈，我是舒克！"舒克简直不相信这是自己的妈妈，她多老呀！牙齿都快掉光了。

"舒克？舒克！"妈妈惊讶地欠起身子，一把抓住舒克的胳膊，又躺下了。

"你怎么回来了呢？你不该回来！" "妈妈，你病了？"舒克问。

"我老了，不行了，好多天没吃上东西了。"妈妈有气无力地说，"听说你在外边混了好名声，妈妈也就放心了，千万要保住这个好名声呀！妈妈知道，老鼠混个好名声难呀！你快离开我吧，不然好名声就会丢了！"望着饿得有气无力的妈妈，舒克忽然恨起自己来：为了自己有个好名声，就把年迈的妈妈扔在家里不管！这样做，好名声到手了，可良心到哪儿去了？没有良心的好名声能算好名声吗？

"妈妈，我对不起你！是你把我养大的，我怎么会扔下你不管呀？"舒克哭了。

"别这样说，你快走吧！妈妈能见上你一面，也就放心了。

记住，保住好名声，保住好名声呵！"妈妈拨开舒克的胳膊，闭上眼睛。

舒克擦干眼泪，他决定留在妈妈身边，伺候妈妈。等妈妈身体好一点儿，就带他出去。"什么名声不名声，去他的吧！"丧失良心的名声再好，舒克也不稀罕了。

舒克钻出洞，准备跟贝塔取得联系，然后去野外给妈妈找吃的。他还没站稳，就觉得背后刮来一阵疾风，紧接着，贝克的肩膀被死死地抓住了。

舒克回头一看，是大花猫！皮皮鲁家的大花猫！

四十五、舒克又见到小麻雀他们。朋友们不理解舒克。大花猫准备处决舒克。

原来，自从舒克和贝塔离开皮皮鲁家后，大花猫越想越生气，他不但不

感谢舒克和贝塔"包庇"了他一次，反而更恨舒克了。他悄悄离开皮皮鲁家，来到舒克家附近潜伏着，下决心要抓住舒克。

果然，舒克开着直升飞机回来了。大花猫等舒克从窗户钻进屋子后，他也跟着钻了进去。

"你还有什么说的？装成飞行员，到处招摇撞骗，混个好名声，又回贼窝了！"大花猫冷笑了一下，死死地抓住舒克不放。

舒克觉得肩膀像火烧一样疼，他请求大花猫："你别松开我，让我向妈妈告个别吧，她快死了。" "老鼠也配当妈妈？笑话！"大花猫不同意。

"咱们从前听到的舒克变好了的消息都是假的！"木头羊对小布狗说。

"就是，他这么留恋他的老鼠妈妈，真不像话。"小布狗说。

一想到妈妈在家里饿得昏了过去，听着刚才这些侮辱妈妈的话，舒克闭上了眼睛。

"走，去见见小麻雀他们，让大家认识认识你的真面目！"大花猫拎起舒克，从窗户跳了出去。

天，渐渐亮了。

大花猫押着舒克来到小树林里。这里的一草一木舒克都非常熟悉。

"快来呀！大家快来看呀！我抓住了贼小子！"大花猫扯着嗓子喊。

小麻雀飞来了。小蜜蜂飞来了。蚂蚁们跑来了。

"舒克！"朋友们惊喜地喊叫起来。自从舒克开直升飞机把贝塔的坦克吊走后，他们一直在找舒克。

"你干什么？"小麻雀生气地质问大花猫。

"他溜回贼窝了！"大花猫说完用力压了压舒克的肩膀，贝克差点儿趴在地上。

"你胡说！"小麻雀火了。

"你放开他！"小蜜蜂飞到大花猫头上，准备蜇他。

"让他自己说是不是！"大花猫理直气壮。

"舒克，不是这么回事，对吧？"小麻雀问。

"是这么回事。"舒克说。

小麻雀他们都愣了。

"不，不会是这么回事！"小麻雀急了。

"是这么回事！"舒克又重复了一遍。

"舒克，你干吗还想那个家呢？"小麻雀奇怪地问道。

"我妈妈快饿死了。"舒克说。

小蜜蜂和小麻雀不言语了。他俩不明白舒克为什么留恋一个不光彩的妈妈。

"我现在就去处决他！"大花猫看到大家认出了舒克的"真面目"，得意极了，他拎起舒克，朝草丛里走去。

四十六、贝塔驾驶坦克来救舒克。咪丽和哥哥重逢。大花猫释放贝克。小麻雀他们后悔了。

大花猫把舒克拖进草丛，正准备动手。忽然，一颗石头炮弹打在他后脑勺上。

"哎哟！"大花猫大叫一声。

一辆电动坦克朝大花猫撞过来。

大花猫定定神，认出是贝塔的坦克。他松开舒克，准备朝坦克冲过去。

"哥哥！"坦克后边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

大花猫一看，是他分别已久的妹妹咪丽！

"咪丽！"大花猫顾不上坦克了，他一下跳到咪丽身边。

"咪丽，你从哪儿来？"大花猫激动得喘不过起来，自从小时候和妹妹分离后，他几乎天天在想妹妹。

"我来救舒克！"咪丽没想到抓舒克的是她的哥哥！

"救舒克？"大花猫吃了一惊。

咪丽点点头。

"舒克是老鼠！"大花猫把"老鼠"两个字说得特别重。

"我知道舒克是老鼠！"咪丽说。

"那你？"大花猫退后一步，仔细打量着自己的妹妹，她疯了？

咪丽把舒克和贝塔怎么救她，主人因为没有老鼠，就把她轰出来了，以及贝塔怎么帮她回家等等都讲给哥哥听。

大花猫听着听着头慢慢地垂下来了。"没有老鼠，人不会养猫"，他觉得咪丽这话挺有道理。"再说，舒克还救过妹妹的命呐！"大花猫走到舒克身边，给舒克拍拍身上的土，什么话也没说。

舒克扭头就跑。

"你去干吗？"贝塔急了。

"我去给妈妈找吃的。"舒克头也不回。

"我这里有吃的。我跟你去！"贝塔带着香肠跳出坦克，跟着舒克跑。

小麻雀和小蜜蜂飞过来。

"怎么啦？"小麻雀问大花猫。

"舒克是我们的朋友，你们不该这样！"咪丽说。

"你哥哥说他又回贼窝，他。他妈妈。"小麻雀结结巴巴。

"舒克的妈妈也是妈妈呀！她也有生存的权利呀！难道就你的妈妈是妈妈吗！舒克心疼自己的妈妈，有什么不好？一个连妈妈都不爱的人，怎么会爱大家呢？"咪丽不客气地训斥小麻雀。"人家还救过你的命呢！关键时刻不够朋友！" "可是。"小麻雀还有些想不通。

"可是什么？人家接妈妈出去，是想结束妈妈那种不光彩的生活呀！"小麻雀这才不响了。

小蜜蜂也脸红了。

"咱们去给舒克道歉！"小麻雀提议。

四十七、朋友们慰问舒克的妈妈。咪丽承担抚养舒克妈妈的任务。"舒克--贝塔航空公司"成立。

舒克的妈妈吃了东西后醒过来了。舒克和贝塔把妈妈从家里抬出来--朋友们要慰问她。

看到舒克的妈妈骨瘦如柴的样子，大家心里都挺难受，都对舒克不满了一--他怎么早没想起照看自己的妈妈呀！

"老鼠妈妈，您受苦了。"小麻雀说。

"老鼠妈妈，我们对不起您。"小蜜蜂说。

大花猫给舒克的妈妈找来许多吃的。

听到这么亲切的话，受到这样的尊敬，舒克的妈妈承受不了啦。她一辈子都是在别人的起视和侮辱中度过的。

"我也想体体面面地过日子，我也恨自己干吗是一只老鼠呀！我生舒克时也像你们的妈妈一样受罪，可为什么我的儿子只有抛起了我才能混到好名声呀！"舒克的妈妈哭了。

从来不掉泪的大花猫也哭了。

经过商量，大家决定今后由咪丽把舒克的妈妈带回主人家抚养。这样一举两得。

舒克干吗不和妈妈在一起呢？舒克有了新的任务，他和贝塔决定成立"舒克--贝塔航空公司"，更好地为朋友们服务。舒克和贝塔觉得他们的朋友太好了，一定得为朋友多做好事。当然，舒克每隔一天都要去看妈妈一次。

"舒克--贝塔航空公司"成立后，发生了许许多多有趣的故事，例如有一次舒克开着直升飞机和真正的飞机在空中相遇了。后来。关于"舒克--贝塔航空公司"的趣闻，等我以后有时间再讲给你们听吧！

